

歐陽予倩作

忠王李秀成



文化供應社印行

忠王李秀成



序言

我不會說歷史戲應當怎樣寫，我只能把寫出來的東西向朋友們請教。凡是劇作家，總應當懂得許多方法，可是，當下筆時，如果有許多方法橫亘在胸中，那就決寫不出好戲。題材的性質不同，主觀的意念或企圖不同，處理的方法也就無從拘泥。而且方法與方法相配合，可以變化無窮，這完全要看運用之能否適當。倘若刻舟求劍，範於一格，必遭失敗無疑。所以說，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我也就無法引用「我怎樣寫甚麼甚麼」那種的例子。

我是個舞台工作者，頗有志於做一個勝任的導演，並不希望做一個作家。所以我寫的劇本，只是「戲」，希望能在台上演，並不是文學作品，不希望人家拿來當小說或當詩讀。

歷史戲也不過是戲，不是歷史，不是傳記，所以要注重戲劇的部份，注重舞台上的效果，要使全部戲劇化。——歷史是以第三者敍述已往的事跡，介紹那一個時代的人物，牠的描寫是間接的。歷史家對於史跡或人物，往往加以注脚、解釋、分析或是批評，這是直接的，而且不受什麽限制。戲劇剛剛相反：戲劇對於事跡，不單是敍述，最要緊的是要將事跡加以剪裁和提煉，然後重新組織，要使事跡在觀衆面前很自然地發展，決不容許留着第三者在敍述，在介紹的痕跡。至於人物，戲劇作家並不以描寫或介紹現代或古代的某人某種人爲滿足，他是要把人物創造出來，讓他用他的語言動作，一步一步，在觀衆面前介紹出他自己。如果一個劇本，其中的人物一定要經作者加許多的注解然後能令人明白，那儘管是好的文學作品，但決不是好戲。在戲裏頭加許多分析的說明是最不好的。

歷史家處理歷史的事變，他可以尋源究底，搜集許多證據，從頭到尾加以敍述，所以綫索不妨多，而着眼是在事變的全貌。戲劇所處理的只是事變的

片段，綫索只能有一條，着眼只能注重於一點，在一個片段當中，頗難統攝一切而毫無遺漏，充其量不過從戲劇的故事進展中鱗鱗爪爪認出那事變的性質。「忠王李秀成」既以忠王爲主，意在表彰忠義，而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和其失敗的原因當然隨着說明；太平天國的事跡可以寫成好幾個劇本，每一個當然都成一片段，而有其特點。若求其在一個劇本當中把太平天國革命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意義加以整個的說明是不可能，至少是很難能的。勉强去作，一定會破壞戲劇的成分。歷史戲只求無悖於歷史，與社會科學正確的觀察無甚牴觸，注重的還是戲劇的本身。

依我的意見，寫歷史戲和現代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前代的社會，因爲生產工具和生活方式與現代不同，所以人們的見解和思想也因時代而各異。我們只要能認清那同與不同之點，着筆時便不會有什麼困難。至於如何處理故事，配置人物，那總是差不多的。

前代的事也是人類的事，古人也是和我們同樣的人。看他們怎樣和自然界鬥爭；怎樣和猛獸毒虫鬥爭；被壓迫者怎樣反抗壓迫者；奴隸們怎樣得到解放；惡勢力怎樣才被消滅；不良的制度怎樣才被改善。在這種種鬥爭當中，有的爲正義犧牲了個人；有的走了錯路；有的兜着圈子胡裏胡塗被消滅了；有的抱着很深的同情與期望而一籌莫展；有的便得到了意外的成功；種種色色，千變萬化。後代的人看了歷史，或者慷慨嘆息，或者奮發興起，或者去惡從善，或者借鑑自新，這所謂歷史的教訓，決不容忽略的。所以歷史戲並不是佈置一個夢境似的迷宮，而是要使觀衆因過去的事跡聯想到目前的情況，這就是所謂「反映現實」。

[illegible]不過歷史戲到底不能離開歷史；反映現實是有限度的。有時我們不妨拿以前的事來影射現代的某一事，但這不過是一種宣傳或諷刺的手段，並不是歷史戲唯一的任務。歷史戲是要把過去的奮鬥的事跡作現代鬥爭的參考。尤其是要用古人的鬥爭情緒鼓勵現代人的向上。所謂反映現實和影射現實，不過是一部份的作用

。——倭寇的刦奪和現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完全不同，用倭寇作題材寫成的戲，來反映目下的中日戰爭，決不能吻合無間。但是用征倭寇的鬥爭情緒來刺激我們敵愾同仇之心，是很有意義而且有作用的。這就是一例。

推進歷史的，往往不是成功者而是失敗者。太平天國實爲國民革命奠了最初的基礎。太平天國失敗了，兵權都從滿政府移到了漢人手裏，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太平天國的革命，前半段靠馮雲山蕭朝貴石達開和韋楊諸人支持，後半段全靠李秀成支持。陳玉成會打仗，卻不懂得政治。李秀成既善治軍，又善治民。他公忠體國，又能體貼民情，是一個特出的人才，無怪當他死後，他部下的兵有萬多人聚而自焚，無一降者，而南京蘇州一帶的百姓，甚至於罷市哭奠，後世人展讀太平天國史料，到李秀成的事跡，也沒有不感舊嘆息，表示崇敬的。

人類的歷史是人類用汗血和眼淚寫成的，成功是由於許多失敗積累而得。我

們從成功者所得的教訓，不如從失敗者所得的教訓爲多。凡人都是處順境易，處逆境難。有爲的青年一定要担得起時代的悲哀。所謂節操，就是一個人在任何艱難困苦中，守住他所信奉的宗旨永遠不變。不論地位的高低，名聲的顯晦，任事的輕重，才能的大小，只要能夠犖犖爲事，始終如一，就值得我們稱贊，値得我們學習。革命者要有殉教的精神，支持民族國家至堅强的國民，凡屬兩面三刀，可左可右，投機取巧的分子，非遭唾棄不可。我寫戲奉此以爲鵠的。「忠王李秀成」也就是根據這意義寫成的。

這個戲在搜集資料和整理資料的時候頗費了一點事。因爲史料分散，還沒有經過有系統的整理的書。於剪裁提煉之際，多了一番周折。動筆之後，因爲事務的麻煩太多，屢作屢輟。加之幾個月來，精神不快，這個戲可以說是成於憂煩積悶之中。然而李秀成的人格，的確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李秀成的出身，不過是一個工人，金田起義之初，他居然能冒着太平天國的

禁令偸讀經史和孫子兵法，其識見便有過人處。此後從實際的鬥爭中他學會了許多作戰的技術。轉戰大江南北，立了許多次的奇功，就在古來有數的名將當中，他也毫無愧色。他治軍能嚴紀律，明賞罰。對百姓能從安定他們的生活着想，一方面救濟他們的困苦，同時免除重稅，增加他們的生產，這的確不愧政治家的風度。可是他被奸佞們種種掣肘，朝廷對於他苦戰立功的部下，不加昇賞，對於他的民政措施，又暗中予以不斷的破壞，使他的計劃樣樣都行不通。他立功越大越多，朝庭對他們的猜忌越深越重。他一方面以母親妻子爲質，解釋天王的猜忌，一方面剖心嘔血地以誠摯的情感撫慰他的部下，還要對老百姓說好話，並捐出私財爲國家維繫人心。他以一身擔起外抗强敵，內安百姓的重任，而無時無刻不受着傾軋、埋怨、寃枉和猜忌。危難叢集在他的四週，荆棘佈滿在他的脚下。他並不是沒有辦法，沒有計劃；但是，儘管他算無遺策，從後面有許多皇親國戚用種種卑劣的手段，加以阻礙，使他的雄才大略一籌莫展。及至大勢已去，瓦解土

勵，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秀成處在那樣的地位，遭遇着那樣的環境，身上的創傷和心上的創傷，痛苦相煎，而他始終忠貞堅定，絕無動搖。他流着最後一滴血，爲民族史上留着光榮的一頁。

我們決不宜盲目地崇拜英雄，但是像李秀成那樣忠勇堅强的人物，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有表彰的必要。我們可以拿他來鼓勵氣節，作青年鬥士的模範。我用十分的誠意寫成這個戲，也不過這一點愚忱。我的筆性太拙，筆力太弱，無可諱言，但如果有人以爲沒有加個光明的尾巴就目爲「失敗主義」，我也不辯。

中國歷代的皇帝，無一個不會殺戮功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不過是一種變相的作法。岳武穆之死是必然的結果。洪秀全雖無過人的才略，他因爲讀過些綱鑑，那一套把戲他却先學會了，楊韋不能不死，石達開不能不逃，而李秀成的運命，也就註定了必趨於破滅。李秀成自己未嘗不明白，但當革命受了打擊，太平天國危急的時候，他也無暇顧到這些。而且他旣有必死之心，也就置之於不顧。

我寫這個戲，對於那種傳統的猜忌，力加指摘。不知今日的觀衆諸君看了那些猜忌的情形，又作何感想？

這篇戲用人似乎太多，戲也略嫌過長，不過，我沒有法子再節短。至於人物個性方面，當然以李秀成爲主。其他許多次要的角色，未及一一刻畫，恐怕從旁邊發展太多，會影響骨幹，弄散了全篇的空氣，我是這樣想。

我從來寫戲，很少出版，因爲不敢自信。這回文化供應社把這篇戲印出來，並非說有了自信的把握，不過在這劇本荒的時候，聊備一格而已。我平常對於自己的作品，從來不喜加以解釋，無論人家如何看法，爲毀爲譽，我都不管。這回因朋友的催勸，寫了這樣拉拉雜雜的一大篇，這在我也要算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動，但是淺薄地自白一番，以表其求教之意，想來也未爲不可吧。

著者三十年九月



第一幕

音樂，啓幕・舞台正中立一橫寬約十二尺直高約十尺（脚約二尺）的告示牌，上書安民告示，示文如左：

眞天命太平天国忠殿宿衛軍忠王李　示

照得江浙地方。久經妖兵蹂躪。
太平天国將士。特來掃蕩妖氛。
兵到勢如破竹。黑暗化爲光明。
各郡紛風歸順。足見百姓忠誠。
大家安居樂業。切勿自擾虛驚。
工人努力建造。農夫及時耕耘。
造成国家富庶。協力共致太平。
天朝備錢百萬。備米數百萬斤。
農商免利借貸。飢民各自安心。
上下齊心一德。肅淸奸細歹人。
如有偸竊違法。軍令決不容情。

太平天国十一年十二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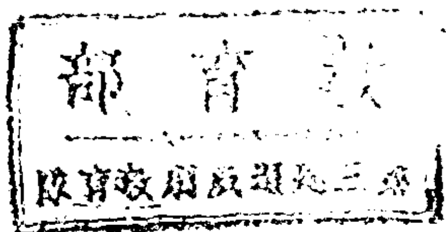
註：圖用硃圈，「示」字用硃點，日子用硃寫，示畢「備」字處，用硃加寫一草「過」字於其上。

樂止，便聽見有人大聲曉諭百姓兵士：

聲　眞天命太平天國眞忠軍師忠王李王爺大獲全勝，二次佔領杭州、寧波紹興以及蘇州常州一帶完全平定，因此全體將士全城百姓準備慶祝勝利、恭請王爺受賀。現在奉了王爺鈞諭，說是江浙一帶雖然得勝，安慶丹陽江西各處淪陷以後，還沒有克復。清妖曾國荃所帶的妖兵也正圍困天京，當這種危急存亡之秋，小小勝利，不必慶祝，王爺憂國愛民，也不願受賀。等到將來妖魔掃滅，我們打到北京去的時候，再行慶祝，也還不遲。王爺命你們軍民人等將預備慶祝的費用，全數拿出，振濟災民，不得違誤。

衆聲　萬歲。

（盛大的音樂，炮聲。）（暗轉，佈告移去，緊接第二場。）



第二場

登場人物：

程檢點
譚紹洸
童容海
陳坤書
李秀成
賴文洪
陸順德
王有材
孔[illegible]德

林福祥

黃文金

侍衛

伍卒

衛士

時：李秀成二次克復杭州的時候。

地：浙江巡撫衙門花廳

景：衙門裏的舊式花廳，正中一排檳榔格子窗，兩邊有門，可以轉入窗後。舞台左右兩方都是白色粉牆，多少有點舊了，牆上掛了些字畫。窗下設炕床，床前設案，案的兩旁離開約四尺許擺着八仙椅，每一邊四張椅子兩張茶几。

開幕，程檢點率同兩個伍卒上場，作佈置的樣子。

譚紹洸上。程檢點回頭看見譚紹洸。兩伍卒佈置完畢，即下。

譚紹洸：啊，佈置得很不錯。

程檢點：（回頭）啊，原來是譚將軍。

譚紹洸：程檢點，你真能幹，匆匆忙忙，你把一個破破爛爛的地方佈置得這樣整齊，真是又快又好。

程檢點：隨便那一個衙門，都是破破爛爛的，我也不曉得清朝的妖官幹什麼的，連衙門都不曉得修一修。

譚紹洸：那他們一定說是為國為民太忙了，沒有工夫修衙門。

程檢點：公家的地方他們沒有工夫修，自己家裏的大房子大花園倒是個個修得很講究。哈哈哈哈。

譚紹洸：哈哈哈哈。（大笑）

程檢點　我們這位忠王又太好了，關於起居飲食什麼他都總說是隨便。一個王爺怎麼隨便也要像個樣子不是？所以我就馬馬胡胡佈置了一下。後頭花園裏一座樓，我把牠佈置起來，就請老太君跟王娘住在裏面。這個花廳雖然不大，隨便坐坐也還勉强過得去。把前面的格子門關起來，生上一盆火，幾位將軍來議論軍情，也要這樣一個地方。

譚紹洸　王爺刻苦自己，體恤百姓，體恤兵士，自然是不錯的。可是，天京那幾位當權的王爺；闊得那種樣子還了得！我們拚命打仗，給他們享福。

程檢點　譚將軍，你這話不要說。自古至今，差不多都是這樣。皇帝面前的權臣不享福，還有那個享福？像洪仁玕洪仁發洪仁達他們這三位王爺，都是天王的兄弟，那就更不用說了。

譚紹洸　可是他們還恨忠王，像忠王這樣勞苦功高，他們還是恨他！

程檢點　那自然囉，忠王姓李，又不姓洪。而且，忠王常常爲了百姓的苦處在天

王面前指出那些王爺們的錯處，所以，他們懷恨，就在天王面前，說王爺的壞話，天王自然是聽信自己弟兄的話，還會聽信外姓人的話嗎？

譚紹洸　要不是這樣，怎麼會把事情弄得那麼糟？前兩天我還跟童容海陳坤書兩個談起這些事，大家都難過得很，只恐怕我們越打勝仗，朝裏那些大老們就越發吃醋，天王也就會更加猜忌。而且…………

程檢點　我以爲，譚將軍，你這些話最好不要跟他們談。

譚紹洸　怎麼？

程檢點　童容海，人是個好人，不過他心很窄，嘴又不穩，……

譚紹洸　那不要緊，老童對王爺是很忠心的，要不然，他也不會離開翼王石達開來投奔我們王爺。

程檢點　童容海還不錯，可是陳坤書這個人，我總覺得他有點兒眼斜心不正。

譚紹洸　嗯。可是我不怕他，他要是喪了良心，有對不起我們的事情，我就宰了

他。

程發出不以爲然的微笑，此時聽見有人來了，彼此示意停止說話。

童容海上。

童容海　啊，你們兩位在這裏！

譚紹洸　啊，原來是童將軍。

程檢點　童將軍，請坐。

童容海　叫我童容海得了，自己人還這麼多客氣。

譚紹洸　你是不是從旗下營來的？

童容海　對了，我奉了王爺的命，去埋葬了滿洲將軍瑞昌。

譚紹洸　埋葬瑞昌？

童容海　是的，就是這回被我們打死的滿洲將軍，替他造了一座墳還豎了一口碑。

譚紹洸　我們王爺眞是看敵人跟自己的朋友一樣。

童容海：王爺是體天父天兄的德意，慈悲得很。他打開了杭州，一直到現在，他連王娘老太君都沒有見過，就親自去安撫百姓去了。

程檢點　我常常替王爺担心，前回在蘇州，王爺只帶得幾十個人，被百姓包圍了。有幾個年輕胆大的，居然拿槍對準了王爺的胸口，王爺絲毫不動，從從容容對他們說了一篇道理，他們就把槍丟了，居然對王爺下拜。那回我也跟着去的，可把我嚇壞了。你想，要是遇着一個冒失的，那不糟了嗎？

童容海　那也只有王爺做得到，王爺的忠誠感動天地，自然能夠感動老百姓。

譚紹洸　就是不大能夠感動我們的天王。

童容海　講到這裏，我倒想起一件事情來了。

譚紹洸　甚麼事？

童容海　我得了一個很奇怪的消息，（譚程注視容海）聽說英王陳玉成，因為陳坤書陳將軍替他辯了倘，他就上奏天王，請把陳坤書封王。

譚紹洸　啊？看起來官是可以拿錢買的！

程檢點　我看這個消息不確吧？天王也不見得會答應。

童容海　不過也有人以爲忠王的權太大，或許會多封一個陳坤書，來分王爺的權也說不定。

譚紹洸　豈有此理，說起來英王也不應該，他跟王爺是弟兄手足一樣，還要暗中搗鬼，保荐陳坤書封王，來分王爺的權，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嗎？

程檢點　那不見得，恐怕其中還有別的原故。

譚紹洸　有什麽原故？總而言之，不要臉。陳坤書那個不曉得是忠王的部下，他偏偏會去走英王的門路；英王也因爲想拆忠王的台，就居然暗中去保他。

程檢點　英王有勇無謀，我看他也是上別人的當，拿鵝毛扇子的恐怕還在南京呢。

譚紹洸　其實這樣一來，英王害了自己，又害了太平天國，這一回他在安慶被曾國藩圍困了，我們王爺帶兵去救，他怕王爺得了功，就不要我們救，結果把

安趕去了，將來還不是又要我們去替他打回來？可惜他不知好歹！

黃容游　如果眞正交給我們去打，一定打得回來。

譚紹洸　不過朝裏頭出主意的人太多，只怕……………

程檢點　不要談這些了，我們有三天假，去逛逛西湖吧。

外邊有人報陳坤書到，大家互相以目示意，程檢點拍拍譚紹洸，似乎叫他不要多說話，譚帶着微微的冷笑。

聲　陳坤書陳將軍到。

陳坤書帶着四個衛士上

陳坤書　（回頭對衛士）外邊兒去！（對衆人拱手）啊，各位各位各位，哈哈哈哈。

（大笑）

譚黃程　陳將軍，請坐請坐。（他們都有點說不出的表情。）

陳坤書　不敢不敢不敢，各位請坐，各位請坐。

譚紹洸　陳將軍，有什麼新聞沒有？

陳坤書　那裏有什麼新聞？不過，我想這回到了杭州，一定可以久住一下，這幾天天氣還好，明天我想請大家逛逛西湖去，逛完西湖，大家再看看戲。你看，今天天氣眞好。

譚紹洸　天氣好，陳將軍，你的氣色也好，我看你要升官發財哪。

稽　查　一定一定。（一齊大笑）

陳坤書　那裏話，只有譚紹洸，譚將軍屢立戰功，英雄蓋世，才眞夠得上升官發財。（大笑）哈哈哈哈。

譚紹洸　可是你………

譚紹洸正想講話，還沒有講出來，忽然聽見殺聲，鼓聲，喝道聲，鼓樂聲。

稽檢點　啊，王爺回來了！（下）

陳坤書　我想這一回，在杭州總可以多住一下吧。

譚紹洸　那怎麼說得定，妖兵在安徽江西一帶、還非常猖獗，曾國荃正在第七次圍困天京，忠王爺一身擔天下的重任，我恐怕就是分半天的工夫，遊逛西湖，都很難做得到呢。

陳坤書　一個人在世界上，這樣的幹法，未免太苦，其實，到了王爺這種地位，只要信得過的話，有許多事都不妨完全交給部下去做。

譚紹洸　王爺倒從來沒有不信任部下，可是部下倒不見得個個完全信任王爺。這些人或者沒把事情看得明白，或者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天下有許多事情，往往被自作聰明的人誤了。比方說：一面要解天京的圍困，一面要奪回安慶，掃平江西，再取武漢；內安百姓，外抗妖兵，這種重擔子，除了王爺還有那個担得起？

陳坤書　可是，王爺不但會將兵，而且還會將將。講起辦事來，譚紹洸譚將軍你，還有吳定彩吳將軍，還有王爺的兄弟李世賢將軍，不都是王爺的親信，操

樣都能代替王爺嗎？

譚紹洸　我們算甚麼，我們除了打仗拚命，甚麼都不懂，要聽，除非陳將軍你：

……

陳坤書　我？我不過比小兵高一點兒罷了，那裏敢跟譚將軍比？（大笑）哈哈哈哈！

正在談得高興的時候，忽然聽得衛士們在外邊喊了一聲，知道是忠王來了，大家肅然。

忠王李秀成率將官賴文洪上，陸順德隨上。忠王的態度很軒昂，行動敏捷，對他的部下好像自己家裏弟兄一般，不甚拘泥禮節，可是部下對他很恭敬。因為軍務政事集於他一身，自不免現出繁忙的樣子，儘管在收復寧紹蘇杭大獲全勝的時候，眉宇之間，總還是帶着說不出的憂鬱。他知道部分的軍事勝利還不够挽回危急的局面。

李秀成　弟兄們，坐吧坐吧！

他走到坑邊為他特設的座位坐下，眾將仍然站着。程檢點上，捧上幾件公文請忠王過目。

譚紹洸 陸順德等對陸順德打招呼。

譚紹洸　陸將軍，幾時到的？（低聲問訊）

陸順德　才到。

陳坤書　從紹興趕來的嗎？

陸順德　（含笑點頭）

陳坤書　你這回打開紹興，功勞第一！

陸順德　那裏那裏，完全是靠忠王爺的威望。

譚紹洸　紹興酒喝飽了吧？

陸順德　那裏那裏。（搖搖手示意叫他不要說，似乎說怕忠王聽見。）

李秀成在批閱公文，迅速地寫了幾個字交給程檢點拿下。

李秀成　陸順德。

陸順德　在。

李秀成　紹興的妖兵完全肅清了沒有？

陸順德　完全肅清了。

李秀成　寧波的情形怎麽樣？

陸順德　寧波的情形也很好，城池收復了，一路上老百姓都來迎接我們。這回打開寧波，李世賢李將軍功勞最大，聽說這兩天他也會到杭州來稟報王爺。

李秀成　不過這回收復寧波紹興，我們的兵死傷眞是不少。

陸順德　因爲李鴻章曾國藩他們借了洋兵來對付我們，洋兵用的都是新式槍砲，非常利害，不是靠我們拚命，眞打不下來。

李秀成　（皺眉，抿緊嘴唇，不說話。）

陳坤書　那些洋人也奇怪，他不幫我們，偏去幫那滿洲的妖魔。

陸順德　因爲洋人只認識錢，妖兵用多多的錢買他們。

陳坤書　我看我們也可以多弄些錢買洋人、還要買他們的槍砲，叫他們也幫我們

殺妖。

童容海　其實我們信天父，洋人們也信天父，看天父的面上，他們應當幫我們。

李秀成　話不是這樣說的，洋人們信天父也不過是那麼一句話，如果他們眞信天父，就不會把鴉片煙硬逼着中國人買；他們要是眞信天父，就不會爲了鴉片煙跟我們打仗，逼我們五口通商。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鬼計多端，那些洋鬼子看不起中國人，也只有妖兵妖將才甘心受他們的氣，我們太平天國就死也不會從順他們。洋鬼子專會哄着我們有錢的人替他們去搜刮我們的老百姓，太平天國的老百姓是不讓他們搜刮的。太平天國決不上洋人的當。清朝的妖官肯上當肯賣國，所以洋鬼子幫他們，太平天國的將士們，不肯上當，所以洋鬼子不會幫我們。我們跟妖兵打仗是不得已的，就算是他們肯幫我們，我們也決不忍借那不存好心的外兵，來打我們自己的弟兄。

譚紹洸　我們中國香港上海天津安南等等地方，都被那些妖官們斷送了，這回他們借了洋兵，不知道許洋人多少好處，又要斷送多少地方。

李秀成　這件事情太大了，暫時不能談。（對陸）紹興寧波一帶，糧食怎麼樣？

陸順德　糧食缺少。

李秀成　難民多不多？

陸順德　難民多得很，因為這一回曾國藩攻進安慶，大殺三天，安慶城裏的人，連三歲小孩子都殺光了，所以各處的老百姓怕起來，就離鄉別井，東逃西散，弄得田沒有人耕，生意沒有人做，無論那裏，滿路上都是難民，這個時候專靠出告示安民是沒有用的，這件事實在為難，所以特地來請示。

李秀成　目下最要緊的是救濟難民，安撫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才有辦法，如若不然，今年不下種子，明年再誤了春耕，百姓沒有吃，我們的兵吃甚麼？紹洸，你知道那裏有米？

譚紹洸　江浙一帶，本是產米的地方，只因爲連年打仗，誤了耕種，米就少了，如今安徽的米運不來，只好從嘉興想法子。

李秀成　好，傳典錢谷和典聖庫的官。

（衛容海聞上走到門口去傳話。程檢點又捧了一劄文書上。）

程檢點　請示王爺，那浙江藩台林福祥，還有幾個滿洲官，怎麼樣發落？

李秀成　啊，……把林福祥先生請到這裏來，我親自跟他談談。

程檢點　是。（到門前吩咐一個侍衛）

陳坤書　王爺對俘虜用不着這樣客氣吧。

李秀成　（笑一笑）我們是仁義之師，除掉衝鋒打仗，我們待敵人是跟待朋友一樣的。浙江巡撫王有齡他是個忠臣，又能愛民，如今他殉了節，就是敵人，我也恭敬他。那個藩台林福祥他的確是個有用之材，我還想用他呢。

侍　衞　啓稟王爺，典聖庫王有村，典錢谷孔至德傳到。

王有村孔至德同上，對忠王行禮，站在兩旁。

李秀成　孔至德。

孔至德　在。

李秀成　我想你到嘉興去一趟，辦十萬石米，來賑濟災民。詳細的辦法擬一個上來，戶口要查清，辦理要公平，要是有營私舞弊，尅扣中飽的情形，你要負責。

孔至德　是。卑職一定盡力。

李秀成　王有村。

王有村　在。

李秀成　我們一面辦冬賑，一面要替鄉下人預備種子，預備耕牛。我想預備二十萬兩銀子，借給種田的，請你擬一個辦法，利錢是一定不要，等到秋收還本

，我們要獎勵他們耕種，租稅有的全免，有的免一半，你們斟酌情形去辦，經過戰事，田都荒了，能夠通融就多通融一點，只要明年秋收有望，你們的功勞，就比收復一個城池還要大，努力去做吧。

王有材　是，遵王爺的命。

李秀成　（含笑點頭）

王有材孔至後下。侍衛上。

侍　衛　林福祥先生請到了。

李秀成　請到這裏來。

程檢點　（回身引林福祥上。）上面是忠王李王爺，這就是林福祥林先生。

林福祥直立不動，忠王起立。

李秀成　啊，林福祥先生。（拱手）

林福祥　（長揖）

李秀成　來，跟林先生看坐。……林先生，請坐罷。

侍衛搬過一張椅子，放在忠王座位的右邊。林福祥坐下。

李秀成　我們的人待你們各位，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吧？

林福祥　王爺的部下待我們都很好。

李秀成　王撫台死了很可惜，其實他不死，太平天國還會加倍的尊敬他，重用他。

林福祥　王大帥他爲國爲民，是不能不死，只要忠王能愛護浙江的百姓，王大帥死了也沒有遺恨。

李秀成　我們對那裏的百姓都是一樣的愛護。

林福祥　個個都像忠王，那就好了，可是也別人很難說。

李秀成　打起仗來，本來是很難說的。林先生要知道，這回安慶屠城，城裏的百姓，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殺死了，這種事情曾國藩帶的妖軍能夠做，太平天國

可從來沒有做過。當滿清入關的時候，嘉定三屠，揚州十日，連這回安慶的事，眞是先後一樣。我們要替老百姓報這種屠殺的仇，還要雪那爲了鴉片煙逼我們五口通商的恥。林先生，你的道德文章學問，我們是素來佩服的，何不跟我們一塊兒爲中國的百姓請命？天下的百姓，都在水深火熱的當中，你能夠不伸一伸手去救他們嗎？

林福祥　忠王的盛意，我是很感激的，不過我有不能留的苦衷。

李秀成　恐怕你囘去也不見得能夠活吧？

林福祥　我本應當死的，如今作了俘虜，就是不忠；我要是投降，祖宗的墳墓都不能保，那就是不孝；不忠不孝，留着有什麼益處？

李秀成　好吧，那我也不勉强。那你就帶着王撫台的親兵，護送王撫台的靈柩囘到家鄉去吧。

林福祥　忠王的厚意，我是沒齒不忘，這回囘去，僥倖不死，也不想再問世事。

李秀成　好吧。（笑一笑）文洪，你去派人送林先生他們出境。

賴文洪　是。

李秀成　（對林介紹賴文洪）這是賴文洪賴將軍，我叫他派人送你們出境。

林福祥　感謝忠王的厚意。

賴文洪　林先生，去收拾收拾吧。

林福祥　是。

李秀成　等天下平定了再見罷。

林福祥很難過很感動的樣子，默然向忠王一揖，隨賴文洪走出去。

譚紹洸　這個人眞有點莫明其妙。

陳坤書　他就不知好歹。（作不屑狀）

李秀成　（一面翻着桌上文件，對譚陳笑一笑）取天下，治天下，都不是完全靠槍刀的。

侍衛一人持手本上，給忠王一看，忠王翻閱。

李秀成　怎麼，他來了？

譚紹洸　誰？

李秀成　黃文金。（對侍衛）叫他到這裏來。（離座走幾步，對諸將。）我看黃文金這回一定是英王叫他來請救兵的。

譚紹洸　現在我們無兵可調呀。

李秀成　可是安徽是萬萬不能放棄的。

黃文金很倉皇的走過來。

黃文金　王爺！（昇倒在地）

李秀成　（趕快扶起黃）黃將軍，英王怎麼樣了？

黃文金　（站起來）英王不聽王爺的話，把安慶去了，連王爺派去的兵，也因為調度不好，全軍覆沒，王爺的愛將吳定彩將軍也在安慶城裏殉了難。英王是十分後悔，本要親自來請罪，只是軍情緊急，不能分身。……

李秀成　過去的事不必談了，英王也有他的苦處。可是他現在那裏？

黃文金　他奉了天王的聖旨，革除王位，要他死守廬州。不過現在多隆阿跟鮑超的兵已經把廬州圍住，英王的兵截成了兩段，已經是危急萬分。如今只有王爺能夠救他，要求王爺念與兄弟手足之情，趕快派兵替英王解圍。

李秀成　唔。……（考慮）

譚紹洸　可是我們的確無兵可派。

陸順德　倘若把江浙的兵調開，萬一蘇杭一帶有了閃失，豈不是天京更難保嗎？

陳坤書　援兵是要派的，就只怕遠水難救近火。

李秀成　只要英王能把廬州多守十天，我一定自己帶兵去救，要奪回安慶。

譚紹洸　（不）江浙方面怎麼辦呢？還不穩當得很呢。

李秀成　要知道安慶是必爭之地，敵人得了安慶，就可以居高臨下，從各路進攻江浙，我們得了安慶，一來可以運安徽的米接濟天京，二來可以截斷敵人的

聯絡，三來佔了安慶，既可以進攻武漢，又可以往北進，掃蕩北方；就是保衛天京，也更加容易。只要我們能把安慶鎮江佔穩，保住蘇州溧陽，曾國荃圍攻天京的兵，不必打他，他自己會退，所以我們要趕快去把安慶奪回來。

黃文金　王爺的深謀遠慮，眞是一絲兒也不會錯的。

李秀成　曾國藩用全力打下安慶，實在太聰明了，可也是我李秀成一定要打破他的計謀。無論怎麼樣，我們要先把安慶奪回，你們以爲怎麼樣？

（大家點頭。）

程檢點　這是一定的。不是這樣統籌兼顧，天京一定難保。

李秀成　你們看，（隨手在桌子上取了一幅地圖打開，大家聚觀，忠王指點。）現在形勢是這個樣子的：這裏失了，這兩處就不能保，這裏不能保，這一帶都牽動了，那天京還能保嗎？所以要保天京，要鞏固長江上游，那就非奪回安慶不

哥。

譚紹洸　那我們就決定先攻安慶。

李秀成　對。程檢點，你跟我下一個密令，今晚連夜進兵，打下安慶再休養。

（賴文洪登上）

賴文洪　王爺。

李秀成　什麽事？

賴文洪　天使來了。（大家都非常驚訝不安的樣子，陳坤書冷冷的微笑。）

李秀成　天使來了？！

賴文洪　是。

李秀成　不知道來的是那一位？

賴文洪　玕王洪……

李秀成　啊，玕王！……程檢點，賴將軍，你們趕快去預備迎接。

陳坤書　王爺每次打勝仗，天王總派欽差來的，這一次除了傳旨嘉獎之外，一定又有很多的賞賜。

譚紹洸　可是王爺每回打了大勝仗，天王一定要召王爺回京。

李秀成　萬一要召我回京，那我的計劃就……………

（沉默）

衆

李秀成　同到郊外去迎接天使去吧！

衆　是。

（暗轉。緊接第三場。）

天王詔令一軸，從台中間由上掛下來，詔文如左。

> 天王詔令
>
> 詔曰朕詔忠義宿衛軍忠王李知之維附服膺
>
> 天父天兄聖教輔翼王室身先士卒迭克名城實應傳旨嘉獎並賜萬
>
> 古忠義匾額以示優異
>
> 今曾妖國荃糾聚妖兵數十萬圍困天京仰爾統率天軍火速
>
> 回京救急以固根本幸毋負朕意欽此

詔書掛兩分鐘後，慢慢拉上去或移開。

登場人物：

洪仁玕

李秀成

李世賢

陳坤書

童容海

譚紹洸

陸順德

程檢點

李　母

朱　妃

乳　母

侍從官

侍女

侍衛

時：當日晚上

地：同前場

景：同前，案上焚香，有「萬古忠義」匾額一方置案上，匾額後一個黃色匣子，內有詔書。案旁設太師椅，洪仁玕坐在上面。忠王旁坐作陪。廳中用大蠟台點紅燭數支，中間設火盆，生火。

洪仁玕　天王的意思，是要你趕快帶兵去救天京，你是個忠臣，你總不能不奉詔吧？

李秀成　玕王，天王的旨意，自然是不能違抗，不過，要保住天京，一定要把杭州蘇州溧陽丹陽鎮江一帶守住，要守住這些地方，就要守住蕪湖巢縣一帶，要守住蕪湖巢縣，就不能放棄安慶，如今安慶失了，蕪湖巢縣眼看着就不能

守，蕪湖巢縣一丟，我們在安徽就沒有站脚的地方，那蘇杭就會搖動，所以我們要先救安慶。

洪仁玕　你打安慶有把握嗎？

李秀成　玕王，我可以立軍令狀，安慶我一定拿得回來，蘇杭一帶，我也一定保得住。

洪仁玕　不過，忠王你要明白，這一回曾國荃圍困天京，用的都是最強的湖南兵，萬一天京被他攻破，你在安徽又有什麼用處？

李秀成　我以爲現在還不要緊。

洪仁玕　你怎麼知道不要緊？

李秀成　只要我們的糧道不斷，天京是不會被曾國荃攻破的。

洪仁玕　糧道？……

李秀成　蘇州杭州蕪湖是我們的糧道　也是敵人的糧道，我們非守不可。

洪仁玕　不過天京存的糧米，好像也不很多了。

李秀成　啊？我前囘出京的時候，我就勸大家囤糧，當時，官，將，老百姓，都捐出錢來，還有些女人把首飾都捐出來，爲的是要多囤糧食，鞏固天京，兵士們只要吃得飽，他們就能打仗，百姓們只要肚子不餓，他們就能守城，我以爲到現在，天京的糧食，一定存得很多，怎麼玕王說已經不多呢？那麼，全城的百姓囤的那些糧食到那裏去了呢？

洪仁玕　那誰知道，大約是奸商把持住了罷？

李秀成　奸商，奸商有那樣大的本事，能夠把持糧食嗎？

洪仁玕　那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看你還是囘京再說。

李秀成　這時候我萬萬不能放了安徽不管。

洪仁玕　爲什麼？

李秀成　剛才已經說得很明白，而且，現在曾國荃圍攻天京的佈置，還沒有妥當

，曾國藩得了安慶，還沒有守得穩，這個時候如果把我的兵調回京去，那就中了敵人的奸計。

洪仁玕　忠王，我跟你是好朋友，天王命我來，我不能不把天王的意思傳給你，你現在兵最多，名望也最大，爵位也不算不高，人人都當你是個忠臣，如果天王召你，你不回京，……雖然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萬一有人說你的壞話，說你靠不住，你又怎麼說呢？

李秀成　秀成無才無德，只有爲天王爲國家的一點愚忠，聽憑人家怎麼說，天下後世，總會有人知道的。（沉痛）

洪仁玕　這你倒也用不着多心，不過我以爲，妖兵圍困天京，連這一回已經是第七次了，以前六次，不是你一到就解了圍了嗎？你何不馬上帶兵回京，打退曾國荃，解了天京的圍困，再去奪回安慶，不是更好嗎？

李秀成　不，玕王。以前六次解圍，我雖然也沒敢愛惜性命，那並不是我一個人

的功勞。可是，這一回的情形不同。

洪仁玕　還不是一樣嗎，有什麼不同？

李秀成　以前妖兵有幾個統帥，滿人跟漢人的意見又不同，號令不很統一，所以容易打。如今不然，大權歸了曾國藩，用的都是湖南的子弟兵，號令統一，賞罰嚴明，所以不容易打。所以，我主張先斷他們的根道，斷他們的接濟，打破他們長江上遊的根據地，不是這樣，天京的圍困，是不能解的。

洪仁玕　你太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了。

李秀成　這是實情，而且，我以爲困守天京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我想請天王親征。

洪仁玕　親征？

李秀成　對了。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可以請天王遷都江西，再攻下武漢，

進河南，直打北京，這是上策。

洪仁玕　啊，那還了得，那還了得！——我看你這些話都不要講了，遵從天王的旨意，帶兵回京，不會錯的。（走開去）

李秀成　（低頭沉思，很苦悶的樣子。）

外面李世賢高聲報名

李世賢　（在外）將軍侍衛指揮李世賢求見兄王。

李秀成　進來！（走向門口）

李世賢　（走進來，行禮。）

李秀成　啊，你回來了。

李世賢　才趕到。

李秀成　趕快來拜見天使。

李世賢　嗻。（走過去對天王留誓）臣李世賢恭請聖安。（跪拜）（起來再對玕王一拜。）

叩見玕王。

洪仁玕　啊，好極了，好極了。令弟回來又多了一個幫手。

李秀成　這回甯波是他打開的，他才從甯波趕來的　啊，對了，玕王，您看怎麼樣，我想叫舍弟進京守衛，我自己先去攻打安徽？

洪仁玕　令弟進京，自然是很好，不過，天王信任他，是不是跟信任你一樣，那就……………

李秀成　（心裏明白）我還想讓家母帶了內人宋氏跟我新生的一個男孩子一同進京到宮裏去伺候天王。

洪仁玕　（聽到這裏，大笑。）哈哈哈哈。忠王，你眞聰明，想得太週到了。（笑）哈哈哈哈。（笑得忠王兄弟莫明其妙。）好吧，你姑且這樣辦，等我回京的時候，也可以把你的意思轉奏天王，天王許你這樣辦，那就不必說，萬一不許，我看你也只好回京。

李秀成　王爺回京，能夠把秀成的愚見轉奏天王，那是好極了。

洪仁玕　你要離開江浙，杭州的事交給那一個？

李秀成　我看陳炳文可用。

洪仁玕　蘇州呢？

李秀成　我想把譚紹洸留在蘇州。

洪仁玕　我想令弟世賢既是帶兵回京，寧波沒有人，最好讓譚紹洸守寧波。

李秀成　那麽蘇州呢？

洪仁玕　你的部將不是有個陳坤書嗎？

李秀成　陳坤書，不大行。

洪仁玕　你說他不大行，可是英王陳玉成在天王面前保奏了他，說他功勞很多呢？

李秀成　他實在沒有什麽功勞，不過，聽說他跟英王籌了一筆款。

洪仁玕　那也許。………（打呵欠）

李秀成　天使請休息罷。

洪仁玕　不，我想靜坐一會兒，你有公事，就不必客氣。

李秀成　好，那就暫時告退。（與李世賢同向玕王一揖）

洪仁玕　請便請便。（坐下）

李秀成　（對李世賢）移頭去見見老太君去吧。

李世賢　是。（隨忠王同下）

洪仁玕眾府忠王走了，站起來走動幾步。

四侍女捧點心上，擺好。在旁伺候着。

洪仁玕　來。（外面侍衛齊聲應諾）

兩個侍從官走進來，聽候吩咐。洪仁玕坐下。

洪仁玕　方才叫你們去找陳坤書，找來了沒有？

侍從官　他已經在外面伺候很久了。

洪仁玕　董容海呢？

侍從官　他也來了。

洪仁玕　唔，先傳陳坤書。

侍從應下。侍女捧點心跪進玕王，玕王食點心。後面奏細樂。　侍從官上。

侍從官　陳坤書將軍到。

洪仁玕　要他進來。

侍從官下。陳坤書走進來，看見洪仁玕在吃點心，站着等候。玕王抬頭看見他。

洪仁玕　是那一個？

陳坤書　末將陳坤書。

洪仁玕　啊，陳將軍。

陳坤書　天使。（跪下去。起來從衣袖中取一小匣獻上。）這是夜明珠十顆，聊表微臣一點忠心。

洪仁玕　（揮侍女等下。回頭對陳坤書。）坐着坐着。

陳坤書　（歪歪的坐下。）

洪仁玕　你是忠王的部下？

陳坤書　是。

洪仁玕　那你一定是對忠王盡忠的。

陳坤書　（站起來）末將只對天王萬歲爺盡忠。

洪仁玕　那你對忠王不盡忠嗎？

陳坤書　忠王是萬歲爺的臣子，忠王對萬歲爺盡忠，忠王的部下也就對忠王盡忠。

洪仁玕　倘若忠王對天王不盡忠，你怎麼樣？

陳坤書　忠王忠心耿耿，是誰都知道的。

洪仁玕　陳將軍，天王得了密報，聽說你要造反。

陳坤書　啊；這是那裏說起！（站起來發抖）

洪仁玕　你不要怕，同時，也有人保奏你，請天王封你爲王

陳坤書　啊啊啊啊。（不好怎麽樣，拿手巾擦擦汗。）

洪仁玕　這回我出京的時候，天王給了我一道御旨，叫我查訪你。如果你不忠心，就把你斬了，你要是忠心，就封你爲王。

陳坤書　（心裏有點明白了，但還是呆呆的站着。）

洪仁玕　（站起來，走到陳坤書面前，很嚴重的樣子。）喂，忠王又添了許多兵將是不是？

陳坤書　是。

洪仁玕　石達開那裏有好幾個將帶了十幾萬兵來投奔忠王？

陳坤書　是。

洪仁玕　英王陳玉成的部下也有好些來投奔忠王？

陳坤書　是。

洪仁玕　忠王現在一共有多少兵？

陳坤書　一百五十萬左右。

洪仁玕　天王召忠王回京，忠王不肯回京，這是什麼意思，你知道不知道？

陳坤書　那末將不知道。

洪仁玕　倘若有人說忠王謀反是你主謀，你能說不知道嗎？

陳坤書　那裏會有那樣的事，那除非是太陽從西邊出來。（說完這一句，跪下去。）求王爺明察。

洪仁玕　你起來。（陳站起來）你不要害怕，我老實告訴你吧，忠王功勞太大，兵將太多，權柄太重，天王召他回京，他三番兩次的不奉召，所以天王對他有點不放心，想叫你就近在暗中考察一下，有什麼情形，你就告訴我，我跟你轉奏天王，富貴還不就在眼前？如若不然，你的性命立刻難

保。

陳坤書 （他歎了一口氣）這話似乎是不應當說的，可是，忠王最近有些事情又似乎不大對。

洪仁玕 怎麼不對？

陳坤書 比方說，這回打開蘇州杭州，自己的兵還吃不飽，忠王他從嘉興運了十萬石米發給老百姓，說是賑濟災民。軍餉還不夠，他又把廿萬兩銀子借給農夫們買種子去種田。

洪仁玕 他有沒有說天王賑濟災民呢？還是說他自己賑濟災民呢？

陳坤書 這個沒有說明。

洪仁玕 這可見是要收買人心圖謀不軌。

陳坤書 還有一樁事更奇怪。

洪仁玕 啊？

陳坤書　滿洲的妖將軍瑞昌不是被我們打死了嗎，那還不是打死了一隻狗？忠王偏要替他買棺材葬墳豎碑。我們還捉了許多妖兵妖將妖官，還有妖官的家眷，忠王非但不殺他們，還拿盤纏錢把他們送走，這就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哪。

洪仁玕　這樣看來，這簡直是通敵嘿！

陳坤書　那怕不見得吧。

洪仁玕　陳將軍，我知道你很忠心，我保舉你鎮守蘇州。

陳坤書　王爺的恩典。（要拜下去，洪仁玕止住他。）

洪仁玕　慢着，最要緊的是隨時留心忠王的行動，不要忘了你是天王的忠臣。

陳坤書　陳坤書只有一條性命，一點忠心。

洪仁玕　好，天王有詔書封你作護王，你謝恩吧。（從袖中取出詔書。陳坤書見了，急忙跪下，三跪九叩首謝恩。）

陳坤書　微臣陳坤書叩謝天恩。

洪仁玕　好，你把你的兵調到蘇州，萬一忠王有不對的地方，也好防備。

陳坤書　是。

洪仁玕　好，你去吧。

陳坤書　是。

洪仁玕　喂，還有一件事。

陳坤書　是。

洪仁玕　你跟童容海的交情怎麼樣？

陳坤書　他是從翼王那裏來的，所以沒有交情。

洪仁玕　翼王石達開就是個反叛，他的人投奔忠王，必有用意，所以，你要想個法子把童容海那幫人弄走才好。

陳坤書　還坤書作得到。

洪仁玕　你眞是個忠臣，好好的去幹吧，不要辜負天王的聖意。

陳坤書　是。（一面退，一面回身，噓了一口氣，臉上浮起得意的微笑，脚下不留神絆了一下。）

（急下）

洪仁玕　唔，這一個總算辦妥了。（回身喝一口茶）

侍從帶童容海上。

侍從官　童容海將軍到。（下）

洪仁玕　啊，童將軍。

童容海　（行禮）天使。

洪仁玕　童將軍，久違了，自從翼王離開天京以後，我們就沒有見過。

童容海　是。

洪仁玕　我很替翼王可惜，他跟天王自從金田起義，天王待他跟自己的弟兄手足一樣，想不到他中途背叛天王。

童容海　翼王並沒有背叛天王，他不過是被奸臣陷害，在朝裏站不住，才離開京城走到四川去，要不然，他早就宛枉被人殺死了。

洪仁玕　你是他的將，自然只好這樣說，過去的事也不必再提了。可是，你既然對翼王那樣忠心，爲什麽要來投奔忠王呢？

童容海　我以爲要替太平天國打穩江山，必定要守住大江南北，所以，不主張翼王到四川。

洪仁玕　啊，你是來替翼王守大江南北的。

童容海　王爺這話是什麽意思？

洪仁玕　沒有什麽意思，可是京城裏有人造你的謠言，說你無緣無故來投奔忠王，是替翼王來拉攏忠王，你是有遠開的說客，要想說動忠王，與天王不利。這些謠言我自然不信，只怕有一天被天王知道，於忠王也不大方便，我想你要想法子表白一下。

童容海　想不到會有這種事。

洪仁玕　我也想不到。

童容海　要是這樣猜忌，做忠臣也太難了。

洪仁玕　這倒不見得。

童容海　其實頂多也不過一死。不過太平天國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也不要太傷將官們的心！告退。（行一禮往外走）

洪仁玕　童將軍。

童容海　在。（回身肅立）

洪仁玕　你放心，謠言總是謠言。

童容海　容海明白。

洪仁玕　好。（點頭。回身坐下）

童容海很難過的樣子，走出去。

宸狩海正是出去的時候，侍從官走進來，彼此撞了一下。

侍從官　啊，這小子火氣倒不小。要在京城裏，早就把他宰了。

洪仁玕　咱們爺兒們出了京，就得多多少少受他們一點兒氣。

侍從官　就是那忠王，在京城裏的時候倒不覺得，出來一看，好大的威風殺氣！簡直飛得起來。

洪仁玕　（冷笑）哼，我掐了他的翅膀，看他怎麼飛。（打呵欠）

後面奏細樂，忠王上。四侍女提着紗燈，四侍衛捧着衣物跟隨。外面敲二更。

李秀成　時候已經不早，請天使安息吧。

洪仁玕　（打呵欠）在路上幾天都沒有睡好。

李秀成　打仗的時候什麼都是因陋就簡，還請原諒。

洪仁玕站起來，侍衛替他披上一件斗篷，侍女拿紗燈前導。

洪仁玕　自己弟兄還客氣嗎，你要睡覺了吧。

李秀成　（恭敬的微笑。）是是。

全體同下。

譚紹洸陸順德同上。望着洪仁玕的背影，作不屑的樣子。

譚紹洸　什麼東西！

陸順德　實在太不像話了。

譚紹洸　你想童容海陳坤書都是忠王的部下，有他們的主將在這裏，就不應該叫他們來講私話。

陸順德　剛才我偷聽了一下，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

譚紹洸　那還消問，還不是算計我們。不要惹起我的火來，惹起我的火來了，我就不認得他什麼天使不天使。

程檢點上。

程檢點　你們看見陳坤書沒有？

譚紹洸　怎麼？

程檢點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

譚紹洸　難道剛才童容海說的話是眞的嗎？

程檢點　一絲也不錯，他說天王有手詔，封他爲王了。

陸順德　他有什麼功勞？

程檢點　如今的時候，「這個」比功勞有用得多。（以手示意，說陳坤書是用錢買來的王號。）

譚紹洸　怪不得剛才洪仁玕把他叫到這裏，鬼鬼祟祟的鬧了半天。

陸順德　我本來想偸聽一下，聽他們講些什麼……

程檢點　用不着偸聽，這一本經我完全明白。

陸順德　怎麼樣？

程檢點　那還不很明白，一定是說忠王權太大了，兵太多了，把陳坤書封王，分

一分忠王的糧。

譚紹洸　好一個混賬王八蛋，他媽的，我……（緊抓着他的刀柄，恨得什麼似的。程檢點攔住他。）

程檢點　所以陳坤書拿錢去買一個王位，洪仁玕這些人也就用一個王位來買了陳坤書。

陸順德　那還打什麼仗，治什麼國，平什麼天下，救什麼百姓？那還不如請天王開一個舖子，大家來做生意好了。

程檢點　本來從金田起義到現在，我們的路，早就走歪了。本來大家都是老百姓，有的是種田的，有的是開礦的，有的是燒炭的，因為受不了那些貪官污吏惡霸土豪的剝削，欺負，因此就放了鋤頭，拿起刀槍，大家拚命，還不是為了一班窮苦的弟兄們嗎？想不到打了幾個勝仗，佔了幾省地方，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一個個高堂大廈，嬌妻美妾，充起闊人來了，反過來還要搜

刮百姓，還要鬼計多端，陷害自己的弟兄，「金田起義」，早已經把這「義」字丟在九霄雲外了！

譚紹洸　我們不能讓他這樣下去，我們要把大局扭轉來。

陸順德　哼，我們自己的夥伴裏頭就要出花樣，還說什麽！

譚紹洸　陳坤書這個東西我不怕他。

陸順德　我看童容海也跟他同謀。

程檢點　那不見得。

陸順德　剛才不是洪仁玕先傳見陳坤書後傳見童容海嗎？爲什麽獨傳見他們兩個人呢？

程檢點　這正是他們的鬼計，他們一面買通陳坤書，一面離間童容海，這樣一來，忠王馬上就少了二三十萬兵。

陸順德　鬧吧，鬧吧，一定鬧得國破家亡，大家死無葬身之地。

譚紹洸　我想忠王太軟了，要是這班奸臣還是這樣當權，這仗就不能打。要打退妖兵，一定要先把那些奸賊除掉。

程檢點　談何容易，他們都是皇親國戚！

譚紹洸　皇親國戚也好，什麼也好，要幹就幹了他。

這時聽見外面有人聲。

眾　誰在裏面？

譚等大驚，互相以目示意，大家不說話。

李世賢忠王同上。一面講話一面走出來。

李世賢　唷，這個事實在太奇怪了。

李秀成　也沒有什麼奇怪，從古以來，這種事情多得很，——宋朝的岳飛，明朝的熊廷弼，不都差不多嗎？（對譚等）你們在這兒談些什麼？

程檢點　沒有談什麼。

譚紹洸　聽說陳坤書封了王，我們覺得很有意思。

李秀成　是的，剛才天使跟我說過了，天王有手詔封陳坤書爲護王，——保護的護。

譚紹洸　王爺覺得怎麼樣？

李秀成　沒有什麼。天王從來不輕易封人爲王，想不到從我的部下破了例，這要算我們的光榮。

李世賢　就怕陳坤書從此以後，不聽王爺您的指揮了。

李秀成　這有什麼。大家都是天王的臣子，他不聽我的指揮，還能不聽天王的指揮嗎？（微笑）

童容海匆忙的走上，看見忠王，拜下去。

李秀成　啊，童將軍，什麼事？

童容海　末將不能伺候王爺了。

李秀成　這怎麼說？

童容海　有人造謠言，說末將投奔王爺是奉了翼王的命，到這裏別有用意。

李秀成　有這種事？我沒有聽見。

童容海　京城裏傳遍了。

李秀成　既知道是謠言，就不要信他。

童容海　不過……

李秀成　不要聽謠言，你聽我的話。你放心，只要我信得過你。

童容海　並不是爲了謠言，就辜負王爺的恩德，我實在是怕得很。

李秀成　怕什麼？

童容海　聽說這種謠言已經傳到天王主上那裏，容海一個人就是殺頭挖心都不算什麼，只怕這種謠言有人故意造出來，想對王爺不好。

李秀成　那不去管牠，我們忠心爲國，怕什麼謠言，你不要三心兩意。早點歇息

，明天又要行軍了。

童容海　是，末將告退。（行禮下）

童容海下了，忠王很煩悶的樣子。

程檢點　果然一步一步的來了。

李世賢　看起來造謠言不是別人。

陸順德　剛才天使把童容海叫去，不曉得說些什麼話。

李世賢　國家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還要來這樣一套。

譚紹洸　可恨那班奸臣，他們寧願把江山讓給敵人，也不放過自己的弟兄。當初金田起義的時候，東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這五位跟天王是弟兄手足一樣。不想南王戰死在全州，西王死在長沙，打到南京的時候，這五位弟兄就只剩了三位了。想不到這三位還是不能相容，北王殺了東王，逼走翼王，不久，北王也就被殺了。天王的江山還沒有坐穩啦，不到十年，這五根撐天柱子弄

得一根不留，這不是奸臣從中播弄，也不會弄到這步田地。到如今，太平天國的江山，全靠忠王一個人在撐持，這班皇親國戚又不放過忠王，還用許多的詭計，離開王爺的部下，陷害王爺，這樣下去，太平天國一定垮台。依我看，我們要早點想法子，把朝裏那些奸臣去掉，天王的江山才能保得住啦。

李秀成　怎麼你要造反嗎？

譚紹洸　依紹洸的愚見，要保衞太平天國，非這樣子不行。

李秀成　你說的奸臣是誰？

譚紹洸　那洪仁發，洪仁達，洪仁玕，蒙得恩這些人都是奸臣。

李秀成　他們都是皇親，跟天王的左右手一樣，你敢說這樣犯天條的話嗎？

譚紹洸　與其看見太平天國斷送在他們手裏，倒不如死。

李秀成　你要造反，我就能殺你。

譚紹洸　王爺要紹洸死，紹洸馬上可以死。不過功勞比陳坤書大的人多得很，既能夠對陳坤書稱王，就什麼人都可以封王。只怕王位越封越多，王爺就會調兵不動，那就眞不堪問了！

陳順德　他們就是要王爺調兵不動，好分王爺的權。

李秀成　（心裏明白，可是還保持原來鎮靜的態度。）這種話不許再說，決不會有這種事。

李世賢　可是陳坤書跟童容海兩個，馬上就靠不住。



李秀成　童容海忠心爲國，我信得過他。陳坤書無論怎麼樣壞，也不會反叛。

嵇檢點　王爺功蓋天地，王爺的忠心就好比太陽月亮一樣，無論雲霧多厚，也埋沒不了他的光明。不過，自古以來，因爲奸臣陷害忠良，以致敗國亡家，這種例子也不少。王爺捨身爲國，自然不管這些，不過爲了太平天國，似乎也不能不有個打算。

李秀成　這有什麼打算，只要你們大家齊心一德，聽從我的指揮，憑我們的忠義

之氣，憑我們的勇敢，憑我們的聰明，憑我們的力量，就能把妖兵打退，使中國强盛起來。我們所要的不就是這個嗎？一個人的生、死、榮、辱，何必擺在心上，就算人家有什麼陰謀詭計對我，我決不用陰謀詭計去報復他，我只有一片爲國爲民的忠心，至死不變。

譚紹洸　可是他們始終還是疑心王爺，越打勝仗他們越疑心，王爺功勞越大，他們猜忌越多。

陸順德　因爲他們自己不能立功，就妒忌人家的功勞。

李世賢　如今還要王娘帶領世子進京作押，才能取信。

譚紹洸　這也就夠傷心了。王爺的部下，那一個不是丟了家鄉，別了父母妻子，來跟隨王爺？還不是爲了一點愚忠，要想救國救民成功立業？如今公然被人挑撥離間，被人暗算。這幾年來，因爲自己人搗亂，不曉得失了多少機會，想起來眞是冤枉。萬一……………

李秀成　豈有此理！只要是忠臣義士，就應該把天下興亡之責担在身上。連一點點寃枉都担不起，還能夠說得上是忠臣義士嗎？王娘帶了世子進京，不過是替我到宮裏去恭請聖安，並沒有別的意思。你們既是我的忠實部下，就不應該那樣胡思亂想，不應該隨便說話。時候不早，大家歇息去吧。

這時候大家都是很沉痛的樣子，然而被忠王偉大的人格所感動，只好低頭無語。

譚紹洸　（跪下去）紹洸錯了。

衆　將　（大家都拜下去。）請王爺恕罪。

李秀成　你們起來，你們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不過你們要知道，太平天國正到了死裏求生的關頭，我們應當苦心孤詣撐持大局，你們應當深深的體貼我的意思。（很溫和很誠懇的說出來）

譚紹洸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大家都發出微微的嘆息。更漏聲。角聲。

李秀成　好吧。

設將徐徐站起來退下。忠王長嘆，背着手走來走去，很煩悶的樣子坐下去，沉思有頃。宋妃扶李母從後面走上。乳母抱世子隨後。侍女捧茶同上。

李　母　時候不早了，怎麼還不睡？

李秀成　啊，母親！（趕緊站起來，讓李母坐下。）

宋妃從侍女手中接茶親獻母，並獻忠王。

李　母　天使對你說些什麼話？

李秀成　沒有什麼，因爲妖兵圍困天京，天王叫兒子帶兵回京去。

李　母　你能回京嗎？

李秀成　兒子暫時不能回京，要先去打平安徽。

李　母　聽說你要我帶着媳婦孫子跟隨天使進京，是眞的嗎？

李秀成　是的。因爲兒子爲了軍事不能進京，恐怕天王生氣，想求母親你老人家帶着媳婦孫子進宮問安，天使也有這個意思。

李　母　幾時動身？

李秀成　明天一早就要動身。

宋　妃　那太匆忙了吧？母親一路上勞頓了，還沒有歇息過來，小孩子也還在生病。而且以前王爺在浦口的時候，天王聽了人家的話，就把我們滿門家眷都扣起來，恐怕……

李秀成　那也沒有辦法。

李　母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說走就走。我知道我們不馬上進京，天王就更不放心了。只要於你的事有益，我隨便那裏都能去。（對宋妃）你趕快去收拾一下。（對乳娘）抱過來。（接過小孩子）秀成，這小孩子很像你，將來一定很有出息。（對小孩子）啊，明天要離開爸爸了，讓爸爸抱一抱罷。（把小孩子舉給忠王）

宋妃很難過的樣子慢慢的走下。

李秀成　（接過小孩子）到他們長大成人，天下總可以太平了吧？

李　母　（再把小孩子接過來）你想得太遠了；把目前的事做好再說！

李秀成　好容易想請母親在西湖住幾天，發發病，想不到……

李　母　我的事你不要管，我也不怕天王把我扣起來。我們都是鄉下人，你不過是一個燒炭的，十年來封王拜相，你到底替國家作了些什麼事？你們說是爲了救百姓，百姓還苦得很啦。你是忠王，千萬不要忘了那個忠字。

李秀成　母親的教訓，不會忘記。

李　母　你放心，不要難過。

李秀成　是。不過……

李　母　什麼？

李秀成　媽，兒子不孝，連累母親受苦……（似有無窮隱恨，又好像有許多話說不出。叫了一聲媽，跪下去，伏在李母的膝下，李母撫着他的頭。）

李　母　唉，我可憐的孩子！

沉默，寂靜。三更鼓角罷。小孩子在啼饑寒中哭。

——幕——

第二幕

登場人物：

老人

程檢點

李秀成

賴文洪

王有材

孔至德

陸順德

宣詔官

陳坤書

兩女官

朱永祺

譚紹洸
黄文金
親隨
衞士
侍衞

時：隔第一幕約八個月。

地：松江鄉村。

景：山前一個營帳，帳前豎一面「李」字的紅旗。營帳兩邊有路，台右一條通大路，台左一條可以上山。這是忠王行軍時臨時休憩之所。開幕時遠遠的聽到槍砲聲，老人同程檢點在場，程檢點站着，老人跪在地上，老人的後面站着兩個衞士，手上拿着大刀。程檢點後面站着一個親隨，手上拿着一支洋槍。

程檢點　你年紀大了，不要跪在地上，有什麼話站起來講。

親隨搬過來一張椅子，程檢點一邊說一邊坐下。

老　人　（慢慢站起來）大人，我的話要見了忠王李大人再說。

程檢點　這是用兵的時候，王爺正在察看敵情，你有什麼話，對我講是一樣。

親　隨　這是我們檢點程大人，你有什麼話說就是了。

老　人　不，我的話要親口說給忠王李大人聽，自從忠王他老人家離開了我們，我們受的苦實在太多了，如今好容易忠王又回到浙江來，還不讓我們把冤枉對他老人家訴一訴嗎？

程檢點　你有什麼冤枉，說出來，我替你稟告王爺就是。

老　人　我的冤枉你說得清楚？你說不清楚的。

親　隨　這傢伙死心眼兒。

程檢點　哈哈哈哈，好，那你就到下邊兒等着去。

老　人　下邊，那裏是下邊？

程檢點　（指舞台右）你到那邊兒等着去。

老　人　好好好，我到那邊去吧。（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人家說太平天國爲了我們窮苦人才從金田起義，興兵打仗，爲的是救國救民，如今看來，全是假的。

程檢點　回來，你說什麼？什麼是假的？

老　人　（站定）太平天國出的安民告示，老百姓個個看了都歡喜，我們一看那告示，大家都說「救星到了，救星到了！」那裏曉得是一張不兌現的假票子。

程檢點　豈有此理，你胆敢說這種話，你不怕違犯天條嗎？

老　人　（笑）什麼是天條，我不懂，老百姓身上受的苦才是眞的。

程檢點　這傢伙眞是瘋了。

老　人　家破了，人亡了，連骨髓都擠乾了，怎麼會不瘋？在你們大人老爺們看

來，苦百姓個個是瘋的。

衛士　少說兩句，走吧走吧。（推老人一下）

老人　不要推，不要推。唉，如今的世界連話都不能說了！

衛士憤怒，再想去推老人，程檢點止住他們。

程檢點　讓他去吧。

老人向台右走下，忠王從台右走上，賴文洪隨上，還跟着幾個衛士其中一個捧着一卷文書，放進營帳中桌上。忠王和老人恰恰相碰，忠王走進營帳，老人回頭站定。

衛士　走吧走吧。

李秀成　什麼事？

老人　啊，這不是忠王李大人嗎？

李秀成　什麼人？

程檢點　一個鄉下老頭子在這裏胡說八道。

李秀成　啊？

老　人　李大人，（跪下去）你還記得你在蘇州的時候，有一回你下鄉安民，有一個年輕人拿了一支槍直刺你的胸口，還記得嗎？

李秀成　怎麼樣？

老　人　那就是我的兒子。當時我把他叫住了，後來，他聽了李大人的一篇話，他就帶領我們全村人留起頭髮，投到太平天國來。那不是很好嗎？爲什麼你們又要詐我們的錢，搶我們的米，還把我的兒子殺了呢？

李秀成　那個殺了你的兒子？（吃驚）

老　人　不但殺了我的兒子，還殺了我們村裏很多人，我們怕了，就不敢在蘇州住，才逃到松江來，如今你們又到松江來了，我就拚了我一條老命要來問問你，你說的那篇話，你出的那些告示，到底算數不算數？

李秀成　那有不算數的道理。

老　人　既是算數，爲什麼又要害得我們那樣苦？

李秀成　（定住眼睛望着窗外不說話）

程檢點　一定又是陳坤書造的孽。

老　人　我不管是那個造的孽，我們只知道是太平天國留長頭髮的兵將做出來的好事。

李秀成　（走過去攙扶老人）老先生，你起來，這是我們的錯，我的部將陳坤書，鎮守蘇州，弄得許多的百姓家敗人亡，我的部下的罪，就是我的罪，我替你們伸冤，江浙的百姓告他的多得很，我去調他去了，調來審問。

這時，一個侍衛上，走近忠王身旁的一個侍衛，輕輕地說了一句話，下。

老　人　遲了遲了！以前大人出的告示，說是借錢給我們種田，又說是發米賑濟災民，自從李大人你到別處去了，不但是沒有把錢借給我們，難民的米也沒有看見發出來一顆半顆。百姓們遭了兵荒，又沒有飯吃，餓的餓死，逃的逃

走，鄉下裏沒有人了，家都毀了，沒有法子回來，田地荒了，沒有法子耕種；春耕過期，秋收無望，遲了遲了！

李秀成 （對老人）你下面去候着去，我替你們伸冤。

老人 好吧好吧，多謝大人。不過冤枉死的不只我一個兒子，多得很哪，從那裏去伸冤？

老人抹着眼淚徐徐走下。李秀成凝望他的後影，似乎受了很深的刺激。

李秀成 來。（侍衛進）去傳那典錢谷與聖庫兩個人怎麼還沒有來？

侍衛 已經來了，在伺候着。

李秀成 叫他來。

侍衛 是。（下）

李秀成 （指桌上一堆文件，對程檢點。）想不到坤書會弄到這樣糟，這些稟帖都是告他的。

在檢點着指頭，翻翻桌上的那些單帖。剛才下去的那個侍衛帶着典錢谷孔至德典庫王有材上，孔，王即見忠王，忠王發怒。

李秀成　我上次吩咐你們要你們辦十萬石米賑濟災民，廿萬兩銀子借給百姓們種田，這件事你們辦了沒有？

王　孔　辦了。

李秀成　那麼錢在那裏？米在那裏？（王孔兩人相覷無語）啊？

王有材　卑職們不敢說。

李秀成　不敢說？看起來是你們吞沒了。

孔至德　卑……卑……卑職們不……敢。

李秀成　來，抓下去每人打四十軍棍。

侍衛們同聲答應。王孔兩人叩頭。

王有材　王爺開恩，其實這些都不關卑職們的事。

李秀成　什麼話？

孔至德　卑職們把糧食跟銀子辦齊了，正運到半路上，遇見了譴王陳將軍的兵，就接過去了。

李秀成　怎麼，陳坤書的兵搶了去了？

孔至德　不不敢說是搶，就是那麼那麼……

李秀成　你們怎麼讓他拿去？

孔至德　他們的人多。

李秀成　你應當給我的令箭給他們看。

孔至德　他們也有他們的令箭。

李秀成　你們當時為什麼不來報？

王有材　卑職們不敢報。

李秀成　怎麼不敢報？

王有材　陳將軍說：報了就要殺頭。

李秀成　你不報，就不怕殺頭嗎？

王　乳　（叩頭如搗蒜）王爺開恩。

李秀成　來，把他們押起來。

兩個衛士把王乳兩人帶下。忠王憤恨無語。

陸順德上，對忠王行禮。

陸順德　啓稟王爺，陳坤書起頭他避而不見，以後他說有空就來。

李秀成　啊，看起來他要造反了。……還有什麼消息？

陸順德　妖兵打了敗仗，又把洋兵弄了來，這回來打松江的完全是鬼子兵，有好幾條洋船，有二十幾尊大炮，用的一色是洋槍，人數比前回攻寧波的還要多兩倍。

李秀成　哼，他們知道李某在這裏，也只好請洋兵。可是我早有預備，我們決不

能敗在洋鬼子手裏。現在暫時沒有閒空理陳坤書的事。…………（順手拿一捲地圖打開指點着。）我看鬼子兵必定是一路從這邊，一路從這邊。…………

（陸順德程檢點同看）

程檢點　（把手指着地圖，畫一個圈。）我們就做成這麼一個口袋，等着裝洋耗子。

李秀成　可是遇見這樣强大的敵人，我們要格外的謹愼。（一面說一面把地圖慢慢的捲起放下）順德，跟我一同去，佈置一下陣地去。

忠王正要同陸順德去察看陣地的時候，一個侍衛上來報。

侍　衛　天王的侍衛捧着詔書到了。

忠王陸順德程檢點等都楞住了。

李秀成　不會又是召我囘京吧？

程檢點　難說。

李秀成　我們接旨再說。

忠王等正要去接旨，天王的下詔官已趕捧詔上場。下詔官站在台中，忠王先請聖安，拜受詔旨，捧詔跪讀。衆同跪。

李秀成　（讀詔文）「……天京危急，奉詔立即回京，萬勿遲延，欽此。」（讀畢起立，對下詔官。）打仗的時候，沒有什麼好的款待，請到後營歇息一會兒，一路上太勞頓了。

下詔官　那倒沒有什麼，不過天王要三千歲隨詔進京。

李秀成　現在軍事緊急，還得要從長計議。程檢點，你來陪伴天使，趕快辦一個奏摺。

程檢點　是。天使請這邊吧。

下詔官　我要等候三千歲一同進京呢。

程檢點　是是，請歇息一會兒再說。

下詔官與程檢點下，忠王恭送。

李秀成　果不出我所料。不過我可以斷定，只要我離開這裏，松江一帶必定失守，杭州也不能保，那我全部的計劃都不成了。

陸順德　現在只好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李秀成　讓我們跟鬼子打完一仗再說。（拿起地圖從台左下場，陸順德和兩個侍衛隨着局下。）

場上留這個衛士。陳坤書帶着兩個女官四個武裝衛士從台右上場。）

陳坤書　（趾高氣揚）忠王呢？

衛　士　啓稟護王，三千歲去看樂案子去了。

陳坤書　哼，三千歲！一來三千歲，兩來九千歲，三來一萬二千歲，作皇帝也就快了。（坐下去，蹺在椅子上。兩女官另外搬一張櫈給他架脚。他自己捶兩下腿。）啊，好累，好累。（兩個女官趕緊替他捶腿。）叫我這樣乾等着多難受。喂，聽說忠王早要到安徽去打曾國藩，怎麼又跑到松江來了？

衞士　聽說天王不准，還沒有去。

陳坤書　那裏的話，分明是那曾國藩利害得很，忠王不敢去助他。哈哈哈哈！！

……有酒沒有？

衞士　三千歲不許喝酒。（陪笑臉說）

陳坤書　不喝酒怎麼能打仗？

女官甲　怪不得我們天天喝酒，天天打勝仗。

女官乙　可不是嗎？早知道我們帶兩罎酒來。

陳坤書　不要，不要，在這兒喝酒沒有意思，回家去痛痛快快喝。

女官甲　眞是，這個鬼地方太沒有意思。

女官乙　一點兒也不好頑。

女官甲　王爺也眞是，說不來說不來還是要來。

陳坤書　來一來就回去，不來還說我怕了他。

女官甲　王爺從來就沒有怕過人。

女官乙　除了天王萬歲爺，王爺誰都不怕。

女官甲　這才是忠臣呢。

陳坤書　（用腿把女官一邊一個踢倒地上）媽的，那兒來那麼多的話？嘴耍！，不高興聽着，不會唱兩個小曲兒嗎。

女官甲乙　（趴下磕一個頭，撒嬌撒癡的用唱戲的調子說）遵命。（嬉皮笑臉的站起來唱小曲）

陳坤書的衛士從身上抽出一支笛子來吹着。

陳坤書隨便在桌上翻閱公文。

程檢點急上。

程檢點　鬧什麼，鬧什麼，鬧什麼？（一眼看見陳坤書，楞住了。）

兩女官停住了歌聲。

陳坤書　（瞟了程檢點一眼）啊，老程，好久不見了。

程檢點　啊，原來是陳將軍！

陳坤書　啊，你叫我陳將軍？叫我陳坤書得了。

程檢點　那不敢。

陳坤書　那你就還是叫我護王。我也不願意人家叫我什麼王什麼王的，不過天王既然是封了我，我也沒有辦法。哈哈哈哈。（大笑）

程檢點　啊，是了是了，對不起，對不起，陳王爺，陳王爺。

陳坤書　豈敢豈敢，咱們老朋友啦，不客氣，不客氣。哈哈哈哈。……忠王要我來有什麼事？

程檢點　我也不大清楚。

陳坤書　其實寫封信，要不然就請你到我那兒走一趟，不也就行了嗎？讓我這樣跑來跑去，就誤了不知多少公事。

程檢點　忠王一定有重要的軍情要當面商議。

陳坤書　那就快點請忠王來商議吧。

程檢點　我看還是請讓王多等會兒罷。

陳坤書　等太久了，我可要走的。

陳坤書在桌上亂翻。程檢點走過去把桌上那一疊稟帖搬開。

程檢點　這些公文讓王看不得。

陳坤書　什麼緊要公文，我看不得？

程檢點　看了怕您不舒服。

陳坤書　這是什麼話？

程檢點　既是陳將軍，啊，讓王，既是讓王要問，我也不便隱瞞，有許多老百姓在王爺面前把您給告下了。

陳坤書　告我？

程檢點　（把一份稟帖交過去）請看。（隨手把其餘的稟帖交給一個衛士拿走。）

陳坤書　程檢點這簡直開頑笑嘍！（把稟帖撕了）

程檢點　那怎麼敢，剛才那幾十份稟帖都跟這是一樣的。

陳坤書　忠王相信這個嗎？

程檢點　忠王不相信。可是越告越多，也就不能不問一問。

陳坤書　原來忠王一次一次要我來，就是爲了這個事。（生氣）

程檢點　恐怕還有別的事吧。

陳坤書　忠王是個主帥，耳朵根子不應當這樣軟，怎麼會聽信一班刁民，來疑心自己的弟兄？這眞叫人太傷心了。

程檢點　那倒也不盡然。

陳坤書　你把那些稟帖全拿來給我看看。

程檢點　就怕陳將軍，不，護王，怕護王把牠撕掉，早已經藏好了。

陳坤書　（更怒）這太豈有此理，想必是你在弄鬼，可是你要知道我不怕。

程檢點　可是我很怕。

陳坤書　你怕什麼？

程檢點　我怕那些卷宗被人毀了，在王爺面前不好交代。（說着就去檢起那些撕碎的稟帖）

陳坤書　（走過去一把抓住程檢點）好，那些稟帖告我一些什麼，你趕快說出來！

程檢點　沒有什麼好說的，條款太多，我也記不大清楚了。

陳坤書　我要你說。

程檢點　（往後退兩步）還不是說陳將軍，哎，又忘了，護王，說護王您什麼搶奪民財，什麼屠殺百姓，還有，强買强賣，囤積居奇，還說您搶了百姓的米運到上海去賣給妖兵，還有……

陳坤書　夠了夠了！想不到江浙的百姓會這樣刁。

程檢點　眞是太刁了。

陳坤書　程檢點，你好。

程檢點　我要不是爲好，我就不會把這些事老老實實告訴你了。

陳坤書　忠王的意思怎樣？

程檢點　那還不大明白。

陳坤書　要是我，那個來告就把他殺了，再來告就把他一家人殺了。

程檢點　王爺愛民如子，不能這樣做，也不忍這樣做。

陳坤書　良民才可愛，刁民只有殺。請你把那些稟帖拿來看，看是那些人，我先把他們殺了。

程檢點　那怎麼行？

陳坤書　你不給我看是不是？我也就不要看。我明明知道，江浙一帶的百姓，都是受了奸細的指使，要跟敵人作內應，所以就千方百計來搗亂。他們要告我，好，我也要替國家除害，我就把這一帶的村子，這一帶的城池，就饒一個

乾乾淨淨，寸草不留。再見。

陳坤書發怒，剛要下場，忠王恰好回來。由順德同上。陳坤書回身站住。

李秀成　坤書，怎麼今天才來？

陳坤書　前方緊急得很，走不開。

李秀成　我知道這一向你那裏沒有戰事。

陳坤書　沒有戰事，也有公事。

李秀成　你知不知道有許多人把你告了？

陳坤書　程檢點早已告訴我了。

李秀成　太橋頭全村的百姓，你爲什麼把他們殺了？

陳坤書　因爲他們要造反。

李秀成　你搶了百姓的米私運到上海去，那又是什麼意思？

陳坤書　那有什麼證據？

李秀成：我早已查明，證據多得很。還有，我好容易籌了一點錢借給農民種田，你把他搶了；賑濟災民的米，你也搶了去。你不是要造反嗎？

陳坤書：我們的兵都吃不飽，那裏還有米去發給那些刁民？我們的軍餉還不夠呢，那裏還有錢去借給那些土匪？忠王自己要收買人心，也犯不着拿公款那樣糟蹋。所以，我奉了天王的旨意，把那些米拿過來，讓我們的兵吃飽，把那些錢拿過來，多買些槍炮好打敵人。

李秀成：天王就沒有這樣的旨意。

陳坤書：天王還叫我便宜行事。

李秀成：你把那些窮苦的農民怎麼樣？今年不種田，明年吃什麼？

陳坤書：吃飯的人太多了，殺掉些才會太平。

李秀成：那你就把他們全殺了？

陳坤書：留些土匪有什麼用？

李秀成　好，太平天國就斷送在你們這班豺狼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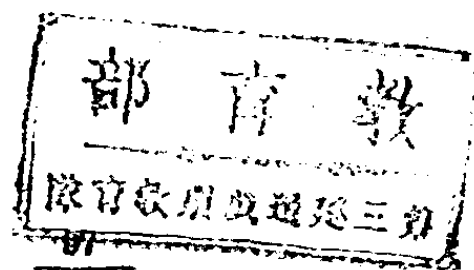
陳坤書　收買人心圖謀不軌，也沒有什麽好處。

李秀成　我是主將，决不能夠讓一個害國害民的人破壞大局。典聖庫典錢谷都已押起來了，你也脫不了你的干係。

陳坤書　如今我已經不是你的部下，你封了王，我這個護王也是天王封的。

李秀成　天王賜給我的上方劍，可以處置像你這樣的敗類。

陳坤書　（忽然發出奸滑而諂媚的笑）忠王，陳坤書雖然是一個無用的小卒，有什麽事，也能夠直奏天王。今天來到這裏，隨身也有兩三千人，還有一萬人佈置在後面，兩三千支洋槍也還拿得出來，有這一點傢伙，也就不怕人暗算。如果要是同心協力去打敵人，那就大家都不要管各人的私事，如果有人要借故殺我，那破壞大局的罪名，就加不到陳坤書的頭上。我有罪領罪，只要天王下詔，隨便什麽時候，忠王拿我重辦就是。（一拱手他就帶着女官和衛士走了）



李秀成　（氣極了）去抓他回來！

當陳坤書頂撞忠王的時候，陸順德努目按劍，只想動手。程檢點夾在當中，防備他們火併。等到忠王有令叫抓陳坤書回來，陸順德拔劍向前，程檢點急忙將他攔住。

程檢點　陸將軍，請慢一步。

陸順德　怎麼？

程檢點　請王爺息怒。這個時候去抓他，萬萬使不得。

李秀成　（無語）

陸順德　難道放走這個叛逆不成？

程檢點　陳坤書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可是他為什麼敢這樣猖狂，因為是有人替他撐腰。如今大敵當前，我們正預備跟清妖拚死活的時候，萬一陳坤書不顧一切，跟我們打起來，到那個時候，是非是更不能辨，而大局受了影響，所以投鼠忌器，王爺大度包容，不妨暫時放過他再說。個人的意見，不知道對

不對？

（台上沉默一會。忽然聽得三聲炮。）

內　監　詔書到！

（場上肅然。侍衛引驛丞背詔書上。忠王接詔，開折跪讀。驛丞下。）

李秀成　（讀詔文）「……詔書飛到，仰卽兼程入京，毋得延遲，切切欽此。」（讀畢起立，對程陸）我不知道爲什麼催得這樣緊急，京城裏有五個王，十八個將軍，幾十萬兵，難道還守不住嗎？

陸順德　一定是又有奸臣在天王面前說了王爺的壞話。

程檢點　壞話是一定有人說的。不過天京能不能守，要看糧食夠不夠？

李秀成　糧食是一定夠的。我出京的時候，曾經勸大家囤糧，以前我們從安徽運去的米也不少，照我估算起來，京城裏的米跟鹽非但不少，而且有多。

陸順德　就怕那些當權的王爺們把米糧拿去賣了。

李秀成　那不會吧？誰也不會那樣毫無心肝。

程檢點　這樣看來，王爺不必急於回京。

李秀成　還是那句話，要保住京城，一定要保住蘇杭一帶。目前一面守住松江，一面趕快攻打寧國太平，截斷安慶的後路，然後回兵到京城，曾國荃的妖兵就不能不退。

程檢點　還是上策。

李秀成　到了這種危急存亡之秋，一定要用非常靈敏的手段，挽回大局，所以一例主將千萬不能隨便調動。

陸順德　還是那句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李秀成　可是我所處的地位，……

大家沉默。忽然侍衛上來報貴舅宋永祺來了。宋永祺跟著上。

侍　衛　貴舅宋大人回來了。

朱永祺　（匆匆上）王爺。（拜）

李秀成　（攙他起來）啊，永祺，你回來了。

朱永祺　（對程陸拱手）啊，程大人，陸將軍。

程　陸　啊，貴周。

朱永祺　王爺福體康健？

李秀成　還好。你幾時出京的？

朱永祺　我初五離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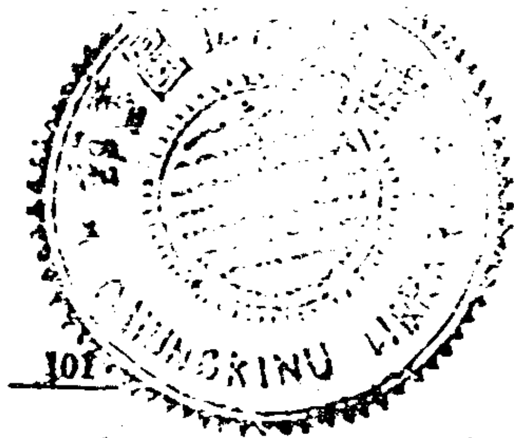
李秀成　老太君近來好嗎？

朱永祺　老太君跟王娘都很好，世子也很乖。

李秀成　京城的情形怎麼樣？

朱永祺　京城裏亂得很，眞是一言難盡。………有話要密稟王爺。

宋永祺用眼睛看看程陸，程陸會意，悄悄下場。衛士全退。



李秀成　有什麽話？

朱永祺　王爺，大哥，事情不好得很，京城裏亂得不成話，殺人搶東西天天都有。洪家的幾位王爺，天天喝酒看戲，老百姓餓死的一天一天多。天王在宮裏頭只是唸經祈禱，從不上朝。像洪仁玕洪仁發洪仁達蒙得恩那班王爺，一心爭權奪利，他們最怕的就是大哥，所以在天王面前說你的壞話，簡直說你要造反。

李秀成　我想不致於這樣。

朱永祺　我可以對天發誓，沒有一句瞎話，我是你的妻舅，至親骨肉，自己人說話，還會不實在嗎？剛才我說太君好，王娘也好，那才是假話。

李秀成　啊！

朱永祺　天王因爲不放心大哥，所以對您的家眷也不大好，因爲您前回上了好幾個奏摺議論朝政，天王老大的不高興，就把老太君叫了去，很嚴厲的樣子要

她老人家好好的教訓兒子。那個時候，老太君除了磕頭陪笑，自然也沒有話說。可是，她們住在宮裏頭，就好比坐牢監一樣，因爲天天發愁着急，人都瘦了。

李秀成　……

宋永祺　我看這個事情沒有什麼幹頭了，還是趕快進京一趟，想法子把家眷接出來再說。

李秀成　………哼。

宋永祺　（從身邊拿出一封信來）這裏有陳得風一封信。

李秀成　陳得風從沒有什麼來往，爲什麼會叫你帶這封信？

宋永祺　不知道爲什麼。

（忠王拆信看，很驚訝的樣子。

李秀成　你知道這封信裏說些什麼？

朱永祺　我又沒有看，我怎麼會知道？

李秀成　這封信怎麼來的？

朱永祺　派人送來的。

李秀成　送信的人對你說過什麼話？

朱永祺　沒有說什麼。他只說這封信很重要，不能託別人，知道我是內親，所以就託我帶來。

李秀成　（把那封信慢慢的撕碎，一面撕一面自言自語。）陳得風，你把李某看成什麼人！

（把撕碎的信放在口中嚼爛。）

朱永祺一種探索的樣子，眉目間顯出他有詭謀。

朱永祺　陳得風這傢伙好像有點靠不住。

李秀成　你怎麼知道？

宋永祺　有人說他想去投降。

李秀成　我也是這樣看。

宋永祺　嗬?!難道他還胆敢勸別人投降嗎?

李秀成　我總有一天殺他的頭。

宋永祺　是的，的確該殺。

侍衛上來報

侍　衛　譚紹洸譚將軍回來了。

譚紹洸上。一見忠王，就拜倒下去。

譚紹洸　譚紹洸恭請王爺金安。跟王爺道喜。（起來順便對宋永祺一拱手）

李秀成　啊，不要太多禮了。道什麼喜?

譚紹洸　世賢將軍已經封了王了。

李秀成　怎麼世賢也封了王?

譚紹洸　是的，封他做侍王，立人旁一個寺字的侍。同時還封他做首相。

李秀成　眞是天恩高厚，我們兄弟兩個人眞不知道怎麼報答。

譚紹洸　大功必然受重賞。

李秀成　除掉我兄弟之外，還封了別人沒有？

譚紹洸　還封了十幾個，陸將軍程檢點自不必說，就像汪安鈞，周文嘉這種人都封了王。

李秀成　你呢？

譚紹洸　（有點難爲情的樣子）蒙天王主上的恩典，封爲慕王。自問材疏學淺，異常慚愧，心裏只願常常跟隨王爺，能夠多少替國家出點力，就心滿意足了。

李秀成　你自然是應當封的。不過封王封得太多，就怕將來……

譚紹洸　就怕將來總有一天調兵不動。

李秀成　目前就已經有人不聽調遣了！——京城裏的情形究竟如何？

譚紹洸　情形自然是很亂。如今世賢將軍入閣拜相，總想他有點辦法，不過只怕孤掌難鳴。而且病已經深了，一兩個方子未必見效，所以大家也盼望王爺進京。不過，據紹洸看來，就是王爺進京，也很難辦。這回封那麼許多的王，完全是敷衍。還有……

李秀成　我有一本奏摺參陳坤書，你知道沒有？

譚紹洸　啊，他們那班人還在說陳坤書好得了不得呢。天王聽了玕王福王那些奸臣的話，就對侍王說，王爺的奏摺太難堪了，要他勸王爺以後少管閒事。

李秀成　哼，怪不得陳坤書那樣跋扈，他竟敢帶兵來見我。

譚紹洸　從他封王那一天，紹洸就斷定他要造反。

李秀成　我看他將來一定反叛朝廷。

譚紹洸　恐怕反叛朝廷的還不止他一個。

李秀成　剛才聽見永祺說，京城裏有餓死的人，是真的嗎？

譚紹洸　貴舅說的話，完全是眞的。京城裏的米價，已經比兩個月以前高漲六七倍，百姓怎麼不餓死。

李秀成　高漲六七倍？

朱永祺　恐怕還要漲。

李秀成　那是什麽原故呢？

譚紹洸　據說有奸商操縱。

李秀成　奸商怎麼有那麼大的力量操縱糧食？

譚紹洸　自然還有人操縱奸商。

李秀成　那個操縱奸商呢？

譚紹洸　那就很難說哪。

李秀成　究竟南京的米還有多少呢？

譚紹洸　聽說存米少得很。

李秀成　怎麼？當我出京的時候，我勸大家囤米，預備萬一被敵人圍困，也還可以死守，如今囤的那些米到那裏去了呢？

譚紹洸　這件事本來不忍說，說了怕傷王爺的心。當時百姓們聽了王爺的話，大家都捐出錢來買糧食，以後想不到福王洪仁達安王洪仁發說是怕百姓把糧米運給敵人，因此要人先領了糧票再去運糧。

李秀成　這個辦法也不很錯。

譚紹洸　可是領糧票要錢。

李秀成　那就不對了。

宋永祺　豈只如此：運糧運到路上，車子要捐，担子要捐。

譚紹洸　還有些誣賴人家私運就罰人家，拿人家的米充公。而且進城的時候，城門口有捐，進了城賣的時候又要捐，這樣一來，百姓們自然不敢運糧，因此弄得城裏的米一天天少，價錢一天天貴。有些進不得城的米，那些王爺們就

派些人用便宜價錢買進來，當價錢賣出去。他們是肥了，百姓們是瘦了，們飽了，百姓們餓了，弄得連打仗的兵也沒有飯吃，國家事還措問嗎？

李秀成　想不到竟會弄到這步田地。（很憂憤的樣子）

譚紹洸　回京去又怎辦呢？

李秀成　可是我們不能夠置之不理，總得要想法子。

宋永祺　就怕白費心思，做好不討好。

李秀成　（不理宋永祺，回頭對譚紹洸。）現在我們趕快進兵，用全付力量攻打安徽，先把寧國跟太平拿到手，再把廣寧佔了，斷了敵人進兵的路，那他們安慶就不能守。我們一面想法子由嘉興蕪湖運米接濟天京，天京城裏有了糧餉，就可以從裏頭打出來，就是不能攻出來，也能夠長久守得住。等到我們攻下了安慶，直搗武漢，曾國荃一定要回兵救安慶，天京的圍，就可以解了。

譚紹洸　這眞是上上計策，除掉這個辦法，沒有第二個辦法。

李秀成　（對宋永祺）你去把程檢點和顧德找來。

宋永祺　是。（下）

李秀成　（拿出地圖來指點給譚紹洸看，一面望着宋的後影。）這個人心思有點搖動。

譚紹洸　宋將軍是王爺的至親，決不會有什麼。

李秀成　形勢已經擺明白在這裏，再不攻下安慶，天京必不能保。

宋永祺陸顧德程檢點上

陸　程　啊，譚將軍囘來了。（與譚相互拱手爲禮）

譚紹洸　大家都好吧。

陸　程　託福託福。

李秀成　剛才紹洸談起，京城裏情形亂得很，最叫我傷心的，米糧完全沒有，百姓們餓死的已經不少。而曾國荃的兵，越加越多，有久困的意思，我想趕快打安徽，就從寧國太平進兵，只要我們得了廣寧，斷了他們運兵的路，安慶

就在我們掌握之中了。你們覺得怎麼樣？

程檢點　不是這樣的打法，天京不能保｜。

李秀成　所以我想叫楊輔清領着張洛行去攻太平寧國；順德，你就想法子趕緊運糧去接濟天京。現在敵人拚命在斷我們的糧道，事情是非常難辦，可是你必定要做到。

陸順德　王爺的吩咐，就是赴湯蹈火，也要把事情辦好。不過，童容海被陳坤書逼得太厲害，他事也不做，話也不說，這還能打仗嗎？

譚紹洸　紹洸在京城的時候，也聽見有人說：因爲童容海是從翼王那裏來投奔王爺的，恐怕王爺重用他，就暗中叫陳坤書逼他走。

李秀成　這些話不要聽，也不必管。童容海旣然歸附我，就是我的將，我調他去打安徽，大家幫助他，使他立了大功，他自然高與，那就隨便那個的什麼陰謀詭計、都沒有用處了。……（大家都很贊同的樣子）程檢點，請你擬幾道密

介。

程檢點　是。

（一個侍衛送上一封信來，呈給忠王。（下）

李秀成　（看信）「忠王李親啓。」啊，這是童容海的信。（趕忙拆開看，頂一看臉上很變色）

程檢點　怎麼回事？

李秀成　（把信遞給程）童容海叛變了。

大家大驚失色。程檢點看完了信，遞給譚紹洸，陸順德也走過去看信。

李秀成　他說左右做人難，他不能自殺，就只好自尋生路，從今天起，他就把隊伍帶走了。

譚紹洸　他帶到那裏去呢？

程檢點　他既不能回四川，又不能做土匪，除掉投降，還有那一條路呢？

朱永祺　我們趕快派兵去追，去抓他回來。

陸順德　我們先把陳坤書幹掉，童容海用不着抓，他就會回來的。

李秀成　目前這些都不能談，我們那裏還有功夫算私賬。爲了救太平天國，我們要趕快打安徽，沒有童容海，我們就不打仗了嗎？你們快去，等我把這裏的洋兵打退，我們就在安慶會師，英王陳玉成被困在廬州，我們可以想法子跟他通一個信，約一個時候，要他拚命從裏頭打出來，我們從外面接應他。等到英王的兵跟我的兵合起來的時候，我們就一面救天京，一面攻武漢，同時，調動各處的兵馬，渡過黃河，打到北京城去。那樣一來，就再有一個曾國藩，也不是我的對手。（大家聽了忠王的話，都很興奮的樣子。）

侍衛上來報。

侍　衛　黃文金求見。

李秀成　啊，他怎麼會來？（想一想）叫他來吧。

侍衛　是。（下）

李秀成　你們放心，隨便什麼艱難苦楚，我們都能打破，太平天國一定是勝利的。

譚紹洸　王爺的威德……

黃文金上，一走進來，拜在地上，痛哭流涕。大家駭異。

黃文金　三千歲！

李秀成　怎麼樣？

黃文金　英王就義了。

李秀成　啊，怎麼說？

黃文金　英王從廬州突圍出來，敵人的大兵追逼得很緊，英王就退到壽春，那時候，他只剩了兩三千人，一路上沒有飯吃，吃的是草根樹皮，到了壽春，投到苗沛霖那裏。——英王是苗沛霖的恩人，苗沛霖受過英王不知道多少好處

，英王以爲苗沛霖就是不能幫助他，也決不會害他。那裏曉得苗沛霖狠心狗肺，在酒席筵前就把英王綁了，送到妖將勝保那裏，英王誓死不降，就被勝保殺了。[illegible]

李秀成　（悲憤流淚）英王，陳玉成，我的好兄弟，太平天國第一個好將，他死了，斷了我的右手！（痛哭起來，在場的人都哭。）文金，起來，我們要替英王報仇，我已經預備好了，用全力攻打安徽，我看曾國藩勝保那班妖魔跑到那裏去？

外面三聲炮響，有人報詔書到。

聲　詔書到。

驛丞背詔書上。忠王接詔捧讀如儀。驛丞下。

李秀成　「……屢詔不見回京，胆敢違抗聖旨，殊屬罪無可恕，國法難容，豈汝有異心乎？」（他讀到這裏，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天王既有這樣的嚴命，再不能不回京去。不過，我的計劃又要改變了。

譚紹洸　我不相信這個詔書是天王下的。

陸順德　這簡直跟十二道金牌一樣。

黃文金　當英王從安慶敗下來的時候，本來可以過江，要是過了江就不會死，天王說怕潰兵鬧事，就把船封起來，不讓英王過江，以致斷送了英王的性命，壞了太平天國的萬里長城。天王對忠臣這樣不愛惜，黃文金今天要說一句砍頭的話，今天召王爺回京，恐怕凶多吉少。

李秀成　天王旣是一連三道詔書召我回京，必定有緊急的軍情，做臣子的，就是死也要回去。來來來，你們坐下來，聽我說吧。

忠王坐下。大家陪坐。

李秀成　我要是回京，你們還是可以去打寧國太平。陸將軍，你還是想法子去運糧食，麥子也好，米也好，儘量多運，要知道百姓沒有飯吃，是會變的，兵不吃飽，是不能打仗的，你不要怕麻煩，不要嫌瑣碎，務必要照我的話做

現。

陸順德　是。

李秀成　程檢點，這一帶的百姓太苦了，又經過陳坤書的摧殘，他們有家不能住，有田不能耕，這樣他們一定要逃走。以前太平天國的兵，隨便經過什麼地方，都有老百姓來迎接，因爲知道我們是救他們的。如今出了些不好的將官，像陳坤書那樣的人，去傷害百姓，所以如今太平天國的兵經過的地方，百姓一見就逃走，因爲我們不能救他們，還要害他們，我們自己能夠問心無愧嗎？你想我們的兵經過的地方，一個老百姓也沒有，我們又怎麼活得下去？就算是有老百姓，他們成天的恨我們，討厭我們，不幇我們的忙，這仗又怎麼能夠打？所以我想請你還是要辦平糶，賑濟災民，還要把錢借給農夫，獎勵他們耕種，這件事是太平天國的根本，但是辦起來，比打仗還難，望你照我的話辦到。就是像剛才那告狀的老頭子，我們也要給他一個下落。

程檢點　我一定盡力辦到。

李秀成　好，託付你。黃將軍，你跟着我去打仗。

黃文金　是。

李秀成　譚將軍，我這裏的兵交給你，你要死守蘇杭，杭州交給了陳炳文，你要幫着他；蘇州完全交給你，無論如何，你要守往，陳坤書是靠不住的。

譚紹洸　是。紹洸願意跟蘇州城共存亡。

李秀成　那好極了，常言道「國亂顯忠臣」，你們大家都是忠肝義胆，總要爲我們的子孫留一個好榜樣。

譚紹洸　王爺進京以後，打算怎麼辦？

李秀成　我想在這個時候，天京已經沒有什麼大用處，如果天王肯御駕親征，那也就不妨暫時把天京放棄，那就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萬一天王不肯，我想就帶兵出京，跟你們大家一同打安徽。萬一到了那個時候，不能出京，那也

只好……我想不會到那樣的地步。

程檢點　一定不會到那樣的地步。

此時隱隱聽見槍炮的聲音。

陸順德　一定是鬼子兵打來了。

李秀成　好在我早有佈置，一定叫他們全軍覆沒，讓我在進京之前，跟大家打一次痛快的仗吧。來，備馬！

衛士叫備馬，外面激應。忠王起立，披上一件斗篷。大家都站起來，準備出動的樣子。

李秀成　唉，可惜英王死了！

外面鼓聲殷殷。

——幕——

第三幕

登場人物：

洪仁發

洪仁達

洪仁玕

蒙得恩

莫仕葵

李秀成

成天豫

洪秀全

李　母

宋　妃

侍　衛

宮女
校衛

時：隔第二幕約兩個月

地：天京求賢殿

景：金殿設寶座，柱子上金色對聯，聯文『撥妖霧而見青天，重整中華新氣象。掃蠻氛以光祖國，挽回漢室舊江山。』寶座後面，一排屏門，寶座前面有欄干，欄干邊擺一排固定的矮凳。殿右方的兩根柱子中間設鼓架，上置大鼓。殿左方的兩根柱子中間設鐘架，上懸大鐘。

開幕時，聽見一陣宮女的笑聲，幾個宮女抱樂器繞過屏門後面，走進去。洪仁發，洪仁達，洪仁玕三人從屏門後走出來，他們都在想什麼似的，站在欄干旁邊，有頃。

洪仁玕　那傢伙已經回來了，天天要見天王，沒有讓他見，今天恐怕又要來，始

終不讓他見，恐怕做不到吧？

洪仁達　我看不能讓他見，要是讓他見了天王，他一定亂七八糟，胡說八道。

洪仁玕　這個傢伙也眞是討厭，又會帶兵，又會騙百姓，放在京外，怕他造反，把他召進京來，他又要搗亂，尤其是搗我們的亂。

洪仁發　他敢？

洪仁達　他有什麼不敢，他就是一個大傻子，有什麼說什麼，要幹什麼就一切不顧的蠻幹，這種人最可怕。

洪仁發　這回他乖乖的聽話就罷了，只要他敢搗一點小亂，我就把他的頭砍了下來。

洪仁玕　那倒也不大容易。

洪仁發　有什麼不容易？難道說我們洪家四弟兄，抓着生死的大權，還幹不了一個李秀成嗎？

洪仁玕　幹是幹得了，不過幹掉了他，那個替我們去打仗？你要知道，漢劉邦殺韓信是在楚霸王死了以後呢。（講完了這幾句，發出奸滑的笑。）

洪仁達　對對對。（抬頭一望）喂，你們看，那邊他又來了。還有成天豫莫仕葵兩個人跟在他的後面。

洪仁發　反正我們不讓他見天王。

洪仁玕　我看讓他見也不要緊。天王是聖明之君，不聽自己弟兄的話，還聽外人的話嗎？我們暫且讓蒙得恩來敷衍他一下，我們進去，一刻也不要離開天王，看他有什麼辦法？

洪仁達　哼。

洪仁發　天下是姓洪的打出來的，姓洪的不起義，那裏有什麼李秀成，姓洪的不做皇帝，他如今還不是在那裏燒炭？如今，封他為王，有一塊骨頭給他啃也就夠了，他媽的要跟老子們作對。

洪仁玕　喂，進去吧。

三人一邊走，一邊竊竊私語，一面回頭看看，走了進去。裏面奏着悠揚的音樂，隱隱約約的可以聽見。

忠王李秀成與成天豫莫仕葵同上。

莫仕葵　這幾日天王的確有點欠安，你有什麼話，不妨告訴我，我來替你轉奏，你還信不過我嗎？

李秀成　不，莫尚書，並非信不過你。國家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候，做臣子的應當以死報國，我想求主上會集文武羣臣，趕快決定國家的大計。

莫仕葵　那你可以上奏摺。

李秀成　上奏摺到底不如當面奏明來得快便。我正在軍事緊急的時候，一天奉了三道詔書就趕進京來，已經在雨花台跟曾國荃打了幾個死仗，因爲軍事緊急，要見主上，而主上不見，真叫做臣子的太傷心了。

蒙得恩從殿門後面出來，一個侍衛端着一盤茶跟在後面。

蒙得恩　（一見忠王，笑逐顏開。）啊，忠王，好久不見了。

李秀成　贊王萬福。（深深一揖）

蒙得恩　主上念你爲國勤勞，賜你一杯茶。新造的忠王府看見沒有？喝了這杯茶，回府去歇息歇息吧。

李秀成　臣李秀成叩謝天恩。（拜下去，跪着，捧着天王賜的茶喝了。）臣李秀成奉詔回京，有機密軍事要面奏主上。——請贊王轉奏。（站起來）

侍衛捧茶杯下

蒙得恩　（走下來拉了李秀成的手）老弟，這回在江浙一帶，太辛苦了，應當歇息一下。天王這幾天有點欠安，改天再見。

李秀成　贊王是很明白的，國事已經到了很緊急的關頭，決不是歇息的時候，這是要大家拚命挽回大局的時候，所以，一定要見了主上，請示一個辦法。

蒙得恩　那主上自有辦法，用不着當面請示。

李秀成　贊王，如今事情已經萬分緊急，再不能夠含糊敷衍的了。在這個時候，做臣子的不把外面的情形奏明主上，萬一有了差錯，那個擔戴？

蒙得恩　聽你這話，難道疑心我們矇蔽主上不成？

李秀成　秀成萬死也不敢那樣想，不過懇求轉奏主上，李秀成有緊急軍事要當面奏明。

蒙得恩　回去寫封奏摺不行嗎？

李秀成　那不行。一來有許多話寫不明白，二來上一個奏摺，要起草稿，要謄正，送進宮來，等候硃批，主上有什麼要問的地方，再下詔書，秀成再上奏摺，這樣一來，就要半個月。如今火已經燒到眉毛尖上，贊王，禁不起這樣的濶環周折了。秀成要是有罪，儘可以明正典刑，不過，今天非見主上不可。

蒙得恩　忠王你可知道君臣之分？只能由主上召見，沒有聽說臣子一定要見的。

李忠成　秀成奉召回京，等候召見，已經三天了，……

蒙得恩　（截斷李秀成的話）：主上要你等三十天，你能夠逼迫君上嗎？笑話！（對莫、成）莫大人，成大人，你們兩位勸勸他。（悻悻然走了進去。）

李秀成　（呆了）

莫仕葵　我看這個事情難辦得很。

成天豫　你這回回來，到過贊王府沒有？

李秀成　去過了，贊王不見。

成天豫　安王福王玕王那邊呢？

李秀成　這三位王爺的府裏都曾去過。

莫仕葵　見了沒有？

李秀成　都沒有見着。

莫仕葵　那就更難辦了。

李秀成　天王不召見，想不到幾位王爺都這樣拒絕我，國家事並不是兒戲呀。

莫仕葵　喂，你說話可要留神。就因爲你平常上奏摺談論國事，太不客氣，不見你，這也就是叫你自己明白，你是聰明人，這還看不出來嗎？

成天豫　忠王你太老實了。

這時候聽見遠處的炮聲。

李秀成　聽，這不是雨花台的妖兵在開炮嗎？

莫仕葵　（笑一笑）那裏，這是我們的兵在試炮。

李秀成　莫大人，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應當拿出良心來，不能夠欺騙自己。

莫仕葵　這話怎麼說？

李秀成　我聽得出來，這個炮是敵人放的，（莫仕葵不以爲然地冷笑）如今敵人的妖兵越來越多，他們在城外築了很堅固的石牆，又在日夜趕工挖地道，準備攻城。而我們城裏，火藥不夠用，糧食不夠吃，百姓們又是病，又是餓，搶米搶

糧的事天天都有，兵士們餓得幾乎要拿不起刀槍。這樣的下去，不是要土崩瓦解嗎？再要不想辦法，我們大家恐怕都死無葬身之地呢。

莫仕葵　這些話你都打算對天王說嗎？

李秀成　如果不老老實實奏明就是欺君。

莫仕葵　只怕天王不會聽你的話。

李秀成　天王是聖明之主，一定能夠容納忠言。

莫仕葵　那隨便你。（不高興的樣子）

成天豫　李大人，我勸你不要太固執，只怕把事情弄僵了，反於大局有礙。

這時隱隱聽見饑民呼號的聲音。

李秀成　成大人，你聽，饑民又在那裏鬧事了！

宮裏的音樂，悠揚地傳出來。

成天豫　我們到朝房裏去商量一個辦法再說吧。

李秀成　（堅決地）：不。我要擊動登聞鼓，請主上臨朝。

莫仕葵　（大驚）怎麼，你瘋了？

成天豫　那萬萬使不得。

李秀成　就是有了滅門的罪，李秀成一個人担。

成天豫　忠王，你不要太過分了。你死，是你的事，連累了我們，你過意得去嗎？

莫仕葵　成大人，他既是不受商量，我們也沒有辦法。走吧。

莫仕葵拉成天豫同下。李秀成茫然獨立，想了一下，決定了他的主意。

李秀成　沒有人肯担一點担子，沒有人敢說一句話，太平天國難道就這麼算了嗎？難道說天下的人心都死了，就讓這少數的幾個奸臣把國家斷送嗎？不，不會的，千千萬萬的戰士，千千萬萬的老百姓，都要保衛我們的國家！太平天國一定要興起來，一定不會倒下去！就是有人要把牠推倒，拚着我的血，拚

着我的性命，我要把牠扶起來，應當担的擔子，是卸不了的，應當說的話，就大胆的說出來，怕什麽！

李秀成走到鼓架前，拿起鼓槌擊鼓，殿後樂聲頓止，屏門後有幾個宮女伸出頭來看看，李秀成又跑到鐘架前拚命撞鐘。莫仕葵帶着一羣校衛跑來，將李拉住。這時裏面喤喤喤三聲點鼓，屏門開了，蒙得恩，洪仁發，洪仁達，洪仁玕一同走出來，全場一點聲息沒有，一羣宮女簇擁天王洪秀全上。他是一個五十來歲的人，鬍髭都已經斑白，神情有些疲倦，坐上寶座，立刻顯得十分威嚴，全場屏息等他說話。校衛全下。

洪秀全　（用遲緩的語調）那一個撞鐘擂鼓？

莫仕葵　（跪奏）兵部尚書臣莫仕葵啓奏天王主上，忠義宿衛軍眞忠軍師忠王臣李秀成奉詔回京，據說有緊急軍情，不待臣等轉奏，擅自撞鐘擂鼓，驚動聖駕，臣罪該萬死。

洪秀全　啊，李秀成回來了。

莫仕睽　是。

洪秀全　叫他來。

莫仕睽　是。（起立，走到李秀成面前。）天王主上召見，你說話要小心一點。（引李秀成走近御座，李秀成跪下。）

李秀成　忠義宿衞軍眞忠軍師忠王臣李秀成叩見天王萬歲。

洪秀全　李秀成，你囘京了？

李秀成　是。

洪秀全　你擂鐘擂鼓，有什麼事情要這樣大驚小怪？

李秀成　臣驚動聖駕，罪該萬死。只因妖兵圍困天京，他們在城外築了很厚的牆，連日連夜用兩三萬人挖開地道，又從洋人那裏運來許多炸藥，準備要將城牆轟倒，形勢已經十分危急，臣不敢不奏。

洪秀全　正因爲這樣，才召你進京，你趕快去把曾國荃打退，保衞天京才是啊。

誰叫你打他們不過呢？

李秀成　臣有保衛天京的計策，願主上容臣啓奏，請主上定奪。

洪秀全　好，你起來說吧。

李秀成　是，叩謝主上。（站起來）

洪仁玕示意蒙得恩。

蒙得恩　忠王，主上爲了國事，太勞頓了，最好不要說得太長。

李秀成　是。臣啓奏我主，用兵之道，總要能攻能守，所以要攻必要能守，要守必要能攻。

洪仁玕　忠王，議論最好少一點。

洪秀全　讓他講下去。

李秀成　如今要解天京的圍困，死守在城裏是沒有用的，因爲這回的情形，跟以前幾回不同，所以必須要以攻爲守。

洪秀全　你打算怎麽攻？

李秀成　臣想帶兵去打安徽，由寧國太平進兵，奪回蕪湖安慶。那樣一來，曾國荃就不能不分兵救安慶。

洪秀全　如果他不分兵去救安慶呢？

李秀成　那臣就從揚子江上游把他們的糧道斷了，曾國荃的妖兵就會不戰自退。

洪秀全　啊。

洪仁玕　啊，這個計策好極了，這樣一來，忠王又可以馬上出京哪。

洪秀全冷冷的一笑，弄得恩和安王福王大家都作不屑的一笑。

洪秀全　萬一你還沒有打到安慶，妖兵就打進城來了，你又怎麽樣？

李秀成　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臣想請主上御駕親征。

洪秀全　啊?!

李秀成　照現在這個情形看來，最好暫時把天京放棄，遷都江西，奪取武漢，一

面分兵四處攻打，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許多地方同時吃緊。那樣一來，曾國藩兄弟的兵，四方八面，不能兼顧，天兵就可以聲東擊西，使敵人疲於奔命。然後用精兵渡過黃河，擾亂直隸山東一帶，包圍北京。…………

洪秀全　得了得了，你說得太好聽，依你看天京是不能夠守的？

李秀成　臣冒萬死啓奏我主，依臣的愚見，天京是很難守的了。

洪秀全　何以見得？

李秀成　第一，城裏頭沒有糧。

洪秀全　沒有糧？

李秀成　是。前次臣出京的時候，就請大小官員命全城百姓多囤糧米，誰知道忽然與了領糧票的規矩，領票要錢，運到路上要買路錢，運進城來，城門口要錢，運進了城，管糧食的官又派兵去騷擾，又說是禁止私運，又說是禁止私買，又說是要捐助軍米，又說是計口授糧。其實有勢力的人，想把百姓辛辛

苦苦種出來的米便宜買進來，高價賣出去，囤積居奇，發財肥己，因此弄得百姓不敢存米。至到如今，城裏的米一天天少，餓死的一天天多，兵士們沒有飯吃，有許多連刀槍都拿不起了。像這樣還怎麽能夠打仗，怎麽能夠守城？這是一。……

洪秀全　好，夠了。（回頭問洪仁玕等）眞有這樣的事嗎？

洪仁玕　城裏的兵跟老百姓都是越來越多，糧食恐怕不夠，要想法子那是眞的，不過像李秀成說的話卻不實在。

李秀成　臣能發誓，…………

洪仁達　天父天兄不聽不誠實的話。

洪仁發　李秀成口口聲聲要想帶兵出京，是什麽意思？

李秀成　萬不得已，也只好出京運糧。

莫仕睽　李秀成主張遷都，臣以爲萬萬不可，那樣一來，一定會人心大亂。

洪仁玕　天京是太平天國的都城，無論如何不能遷移，李秀成說話，也太大膽了。李秀成聲聲口口要帶兵出京，爲的是便利他自己，他主張御駕親征，遷都到江西去，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他受了朝廷的厚恩，他要不是喪心病狂，決不會胡思亂想。

洪秀全　李秀成，你怎麼說？

李秀成　（跪下去）臣只有一片愚忠，鞠躬盡瘁。

洪仁玕　鞠躬盡瘁？忠王，我看你倒不必以諸葛亮自居，只要你不學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就行了。

李秀成　臣的身家性命，都是主上所賜，如果臣有貳心，就請主上把臣斬了，明正典刑。不過，臣就是殺身滅族，也要把眞話說了出來。如果我主不能御駕親征，不能遷都江西，困守危城，一定是不堪設想。臣帶兵出京，完全是想從敵人的背後攻打敵人，臣的老母妻子都在京裏，臣能夠不顧嗎？臣不敢有

絲毫成見，為了國家，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洪秀全　太平天國必定要經過磨難才能太平。朕奉天父的命，來替天下的百姓受難，來降伏妖魔，搭救百姓。無論遭了什麼危難，自有天父在天保佑，妖魔不能傷害。你們都是天父派來，為朕保護江山，如今妖兵圍困京城，你們作武將的就應當不顧生死，去把妖兵打退，擂鼓擂鼓，搖惑人心，就是犯了天條。至於說到糧食，京城裏頭遍地都是糧食，為甚麼你們不取？大驚小怪有甚麼用處？

李秀成　臣生性愚蒙，不明天意，因見城裏餓死的百姓很多，所以大驚小怪，驚動聖駕，臣有滅族之罪。不過京城裏頭，遍地都是糧食，臣實在是太糊塗了，沒有看見。還要求我主明白訓示，使臣得到米糧，分給兵士，也好保護城池，打退妖兵。

洪秀全　朕說的糧食，不是麥子，也不是米，是天賜的甜露。

李秀成　甜露？

洪秀全　你看丹墀下面，那些有綠葉子的東西，那是甚麽？

李秀成　那是草。

洪秀全　糊塗！那就是甜露。因爲所有的百姓，個個有罪，因此天父，罰他們挨餓，要他們吃兩個禮拜的甜露，權當贖罪，那個不吃，就不得好死。（全場無語）

李秀成　………是。

洪秀全　甜露味道很好，你們不信，侍衛。（指宮女）

宮　女　奴婢在。

洪秀全　把那甜露摘些來！

宮　女　領旨。（下）

洪秀全　天兄爲了替人民贖罪，曾經斷食七天，如今人民爲自己贖罪，就要吃甜

露充飢，這是天命。

宮女捧一盤雜草上

洪秀全　這個甜露，馬能吃，人也能吃，等朕先來吃給你們看。你們一個一個都要吃給朕看。（說完他取一顆雜草往嘴裏一送）就是這樣吃法。來，你們大家都嘗嘗。

宮女把一盤草送給洪仁發洪仁達洪仁玕莫仕葵成天豫等試嘗。他們眞是若有若無地拈起一點放入口中。這時候洪秀全暗中把袖子遮住，將口中的草吐出。

洪秀全　你們覺得味道怎麼樣？

洪仁玕　很好很好。的確好吃。

洪仁達　很鮮美。

洪仁發　而且只要吃一點，肚子就飽，眞是天父賜的好東西。

洪秀全　莫仕葵成天豫，你們覺得怎麼樣？

莫什葵　的確是比飯好吃。

成天豫　臣這兩天傷風，辨不出味道。

洪秀全　李秀成，大家都吃了甜露，都說好吃，你還沒有嘗過。你是個忠臣，又是個主將，應當多吃些替百姓做個榜樣。你把這一盤全吃了！

李秀成　（皆一點）臣叩謝萬歲賞賜甜露。不過臣肚子還飽。…………

洪秀全　（變臉大怒）李秀成，你好大的胆！你以爲你是忠臣，你是勇將，你有兵，你就不從君命。屢次召你回京，你不奉詔，好容易回京來了，你就應該馬上去把妖兵打退，解了天京的危困，而你把自己分內的事不作，偏要今天說這個的壞話，明天說那個的壞話，完全沒有大將的風度。好好一個陳坤書，分明是個忠臣，你就偏偏容不得他。（秀成想辨，卻無從啓齒。）如今天父賜萬民甜露充飢，連朕都吃了，你偏說沒有米糧不能打仗；你到底存的是甚麼心？難道你還敢不信天父嗎？如今限你在一個禮拜內打退妖兵，如若不然，國法具在。

李秀成　臣也只有以死報國。（伏地含悲）

洪秀全　（走下位來）李秀成，朕責備你，爲的是深知道國家危急，非有忠臣勇將不能挽回。以前妖兵六次圍困天京，你都把他們打退了，如今是第七次，你一定要把天京守住，召你回京，爲的是守城，放棄天京，就是放棄根本。你不要忘了金田起義，不要忘了國家締造的艱難。朕把天京交給你，相信你一定守得住。（說着把身上的袍脫下來）你有罪，朕都能寬恕，這件袍賜給你，你要體朕的德意，不要胡思亂想，去吧！

李秀臣　臣叩謝天恩。（接着天王所賜的袍拜謝）

洪秀全說完就進宮去了，諸王隨下。只賸李秀成一人，他捧着賜袍，又是感激，又是悲苦，有說不出的滋味，茫然不知所可。遠處的炮聲和民衆的呼號聲又作。

——幕——

第四幕

登場人物：

莫仕葵
冢得恩
成天豫
李秀成
李世賢
陸順德
宋永祺
賴文洪
李　母
宋　妃
田　順

民　衆
衛隊四人
卒　長
侍　衛
侍　女

時：蘇州失陷天京危急的時候。
地：南京忠王府
景：忠王府裏的花廳，佈置相當富麗。右上角一帶屏門，看見外邊有點花木，這是通外邊的一條路。左邊一張門通內室。廳的當中擺一張方棹，四五張椅子。左邊斜放一張書案，一張太師椅。

還沒有開幕，就聽見莫仕暌跟得恩成天豫等爭吵的聲音，莫仕暌的聲音比較大。開幕時，莫仕暌跟得恩成天豫李秀成李世賢在場，莫仕暌生着很大的氣。

莫仕葵　不對不對，無論如何，不能那麼辦。

蒙得恩　如果那樣辦，除非是大家散夥倒台，亡國的責任，恐怕忠王也負不起。

成天豫　這些話都不必再說了，如今我們只說怎麼守城？

李世賢　要守城第一要有糧食，像如今這樣，兵士們一天只吃兩碗稀飯，那是不能打仗的。

蒙得恩　天王不是叫大家吃甜露嗎？

李世賢　贊王，你以為兵士們沒有吃草的嗎？有些地方，連草根樹皮都已經吃光了，所以餓死的百姓一天天多，有些兵因為稀飯吃不飽，也挖草來吃，弄得一百個人裏頭就有九十九個人瀉肚子。像這樣還怎麼能夠打仗？這不是那些為了自己囤積居奇，限制百姓們運米的老爺們造的孽嗎？

莫仕葵　那些分明是奸商操縱，而你們弟兄兩位一定要把這罪名加在做大官的身上，不曉得究竟是什麼意思？

成天豫　這些話都不必再談，現在只要看怎麼能夠弄到米。

莫仕葵　忠王說已經命陸順德運糧，怎麼還不到呢？

李秀成　一直到現在沒有消息，可是我們沒有法子等下去，如果再沒有米，恐怕這個城就很難守。

蒙得恩　其實忠王只要趕緊去把妖兵打退，只要解了圍，還怕沒有飯吃？一天坐在家裏為了糧食發愁，有什麼用處？

李秀成　我本想出京運糧，天王不許，我想用兵從敵人的後頭打敵人，大家又怕我出了京不再回來。一直因循到了現在，許多的好機會都失掉了，敵人的兵一天天加多，看看就要合圍。我明明知道，困守危城，很難持久，不過到了現在，也只好決心死守，等候各路的援兵。目下最緊要的是軍糧，城裏頭缺米，是大家知道的，百姓們餓死，也是實在的情形。但是有許多做大官的，大商家，大闆老，他們家裏頭是不是還有存米呢？

蒙得恩　那個家裏還有什麽存米。

李秀成　有的。我都查過了，有的。有些存幾十百把石，有的存幾百石，有的甚至於上千石。（蒙莫二人冷笑）他們藏在家裏，不肯拿出來，那些大房子裏，也沒有人敢問，他們還偷偷地運出來重價出賣。

蒙得恩　那裏有這種事。

莫仕葵　這完全是笑話。

李秀成　這是眞的，絲毫不假。以前我不敢說，如今國事十分危急，大家到了生死關頭，我沒有別的，天王把守城的責任交給我，我想要向那些存糧的人家借糧，借一些出來，給兵士們吃飽一點，好去打仗，等到敵兵退了，我再去運來還他們。想他們爲了國家，爲了百姓，他們一定會肯的。

蒙得恩　有，自然會肯，要是沒有，你能派兵去挨家挨戶去搜嗎？

莫仕葵　這個主意是行不通的。

蒙得恩　老實說，我們家裏都在吃甜露。
李秀成　我不知道他們留那麼多的米做什麼？
蒙得恩　你說誰？
李秀成　我說那些囤米的。倘若兵士不能打仗，京城不保，不知道他們發了財有什麼用處？
莫仕葵　忠王，你是個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你說話要謹愼些，倘若你這種話被百姓聽見了，信以爲眞，因此引起民變，我怕你當担不起。
李秀成　百姓們明白得很，到這個時候，什麼事情都瞞不過百姓。
莫仕葵　好，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蒙得恩　忠王，你還要仔細想一想，你這樣下去，萬一弄到衆叛親離，有什麼意思？（對莫仕葵）我們走吧。
成天豫　會議了半天，還不曉得米從那裏來。（起身伸個懶腰）

賴文洪上

賴文洪　啓稟王爺，又拿獲了一批私米。

李秀成　啊！有多少石？

賴文洪　有六百石。

李秀成　怎麼樣拿獲的？

賴文洪　百姓們幫忙拿獲的，還打死兩個老百姓。

李秀成　怎麽？

賴文洪　這批米是假裝軍火，想運出城去賣的，被老百姓知道了，來告訴文洪，就被截住了。

李秀成　是那家運的？

賴文洪　那……文洪沒有問，總而言之，沒有勢力的人，也不敢運那麼多米。

李秀成　贊王，補王，豫王，你們看，到了這種危急的時候，還有人運這麼多的

米出城。

蒙得恩　好商惟利是圖，那是很難說的。

李秀成　這件事情一定要澈底查問。賴將軍，拿獲這批米的老百姓，給他們獎賞，打死的，給他們撫卹。你再去把能幹的老百姓編成一個緝私隊專查私米。

（蒙其失色。）

賴文洪　是。還有一樁事要請示辦法：本來是奉了王爺的命，因爲城裏的米糧不夠，就放那些老弱的百姓出城，可是城門口不放，有一個守城門的官要搜老百姓的身上，就把他們帶的盤費都拿去了。文洪去責問他，他說誰也管不着。

李秀成　馬上去把他砍了。

賴文洪　是。還有，奉了王爺的命去點驗火藥庫，那守庫的官，不肯開庫，他說最近他也封了王，他也姓洪，誰也不能管他的事。

李秀成　好，回頭讓我自己去。你去歇一會，回頭同到南門去察看地道去。

賴文洸　是。(下)

李秀成　太平天國最近封王也封得太濫了，弄得不可收拾。

蒙得恩　我看這倒沒有什麽，不過忠王你太縱容你的部下，尤其太縱容老百姓、那才眞不可收拾。

蒙得恩正在說話的時候，侍衛送一信給李秀成，秀成一看，是陳得風的，他有點懷疑的樣子。莫仕葵一眼瞥見，就走過去看一看。李秀成當時就把那信拆開。蒙得恩成天徵容一同擠上去看，大家作出驚訝之色。莫仕葵對蒙得恩使個眼色，有幸災樂禍的意思。

莫仕葵　忠王，眞有這樣的事嗎？

蒙得恩　這倒眞應當徹底查問一下啦，讓我再來仔細看看。(接過信來一面看一面念)「忠王麾下…………日前與令親宋將軍永祺往來磋商一件，想蒙察察，……」往來磋商，看起來這件事商量過很久了。「曾帥企慕英賢，有如飢渴………」曾帥，一定是指曾國藩。

莫仕葵　是說曾國荃。

蕭得恩　啊，對了，曾國荃。……（又念信）「想我忠王以不世出之英才，必能體悲天憫人之意，毅然改圖，以竟非常之功，而拯天下蒼生於水深火熱之中也。」這個信寫得好極了，我以爲忠王不是岳武穆，也是文天祥，想不到有這種事情。忠王，怎麼樣，打定主意沒有？曾九帥等着你呢，要不要出城去跟他見一見？

李秀成　陳得風既然是叛國，應當把他抓來明正典刑。如果大家以爲憑這樣一封勸降的信，就能證實李秀成叛國，李秀成也沒有話說。

李世賢　這分明是敵人在利用那叛逆陳得風，行那挑撥離間的詭計，我們萬萬不能上當。

莫仕葵　我是兵部尚書，這件事情不能不管，忠王要是洗刷自己，要趕快把你那親戚宋永祺找到這裏來，我有話問他。

李秀成　來！

侍衛應上。莫仕葵走近李得恩，鬼鬼祟祟不知道說些什麼，忽然大笑起來。李世賢很憤慨的樣子，一語不發。

李秀成　去叫貴身來將軍到這裏來。

侍衛應下。

成天豫　（走近李秀成）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秀成　成大人，這還不明白嗎？這種事情已經不止一次了。第一次李昭壽勸我投降，當時也有人疑心我，幸喜天王聖明，沒有降罪，還封我爲王。以後曾國藩也好幾次帶信勸我投降。還有別的叛將想引誘我的部下，我都把他們殺了。如果我要變心，也不等到今天，陳得風是什麼東西，我的刀可以把那叛逆的頭割了下來。

莫仕葵　現在多說也沒有什麼用處，反正還是忠王剛才說的那句話，總得要澈底

查問。衛隊！

莫仕葵的衛隊四人，卒長一人，武裝持刀上。

莫仕葵　（對衛隊）等着！（對蒙得恩）我今天出來，多帶了兩百個衛隊，誰知道居然就用得着，這就叫「有備而無患」。哈哈哈。（把成天豫拉着坐在自己旁邊）

成天豫　這件事不好這樣辦吧？

莫仕葵對成天豫不知道說了句什麼話，好像是叫他少管閒事。成天豫站了起來，站在莫仕葵蒙得恩兩人的當中，這邊說說，那邊說說，似有調停之意。結果，莫仕葵似同意某種辦法。

此時李秀成危坐無語，李世賢走過去想和他講話，見秀成不睬，也就沒有開口。

宋永祺上。

宋永祺　（對李秀成）叫永祺有什麼事？

李秀成　補王有話問你。

宋永祺　（對莫、蒙、成行禮）補王，贊王，豫王。

莫仕葵　（指着宋永祺對衛隊）把他看起來！

宋永祺　（大驚四顧）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莫仕葵的衛隊抓住宋永祺

莫仕葵　宋永祺，國家待你不薄，你爲什麼通敵？

宋永祺　我通敵，這話從那裏說起？

莫仕葵　陳得風有信，勸忠王投降，說你跟他來往接洽過很多次，你把你那賣國的勾當老實供出來吧。

宋永祺　陳得風吃了敵人的迷魂湯，想要忠王投降，屢次三番暗中派人活動，想我替他們穿針引線，也是有的。他們來找我，我就拿力要殺他們，把他們嚇跑了，想必是他們恨了我，就造我的謠言。

莫仕葵　這足夠了。（對卒長）來，把他帶到刑部衙門去！（對李秀成）忠王，對不起，這是國家大事，我也沒有法子徇私，等我奏明天王，再來請敎吧。不過，有

什麽對忠王不便的地方，還要請忠王原諒。

蒙得恩　那你不要多心，澈底查問，是忠王先說的。

莫仕葵　帶着走！

衛隊帶朱永祺下。莫仕葵蒙得恩悻悻然下。成天豫暫時留在場上。李秀成還是坐着不動。顧文洪走出來。

成天豫　一封這樣的信算什麽，偏要小題大做，連我都看不上。

李世賢　我看他們要怎麽樣？

成天豫　大約也沒有什麽，就是他們要跟忠王作對，我們還有一班人，可以對忠王講話。不過，朱永祺將軍倒是要趕快保出來，不然，恐怕他在刑部衙門要受苦。

李世賢　那就請豫王去把他保出來。

成天豫　不，我辦不到。剛才我探聽過補王的意思，大約只要忠王肯捐出十萬銀

子軍餉，這件事就可以一筆勾消。

李世賢　啊，原來他們要想敲一筆竹槓。

成天豫　話也不能那麼說，恐怕還有一點兒報復的意思。不過我以爲出幾個錢息事寧人也好，忠王的意思怎麼樣呢？

李秀成　（苦笑，站起來。）我李秀成從來就沒有行過賄賂，我也沒有那麼多錢。

成天豫　客氣客氣。

李秀成　豫王，無論怎麼樣的狂風暴雨，我們的舵要掌得穩。人活一百歲也要死，國家的綱紀是永遠不能破壞的。

成天豫　那也對，那也對。不過……回頭再商量吧。總而言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大家自己人總沒有什麼不好辦的。再見再見。

李秀成　再見。

李世賢　再見。

賴文洪　豫王，請等一等。

成天豫　賴將軍，有什麼話說？

賴文洪　各位王爺，請寬恕文洪的魯莽。文洪以爲國家事鬧到這步田地，自己人當中，還要無中生有的起許多糾紛，實在叫我們這些拿着刀槍跟敵人拚命的人太傷心了，百姓們死了那麼多，也太寃枉了。剛才我當着面不好說出來，前回我們拿獲的那一千石運出城去的私米，是安王洪仁發的王娘私運的，令天拿住的六百石，就是贊王蒙得恩的家裏私運的。這些我都有眞憑實據，如果他們要存心跟忠王作對，賴文洪拚着性命不要，就跟他冲天。

成天豫　冲天也沒有很多的辦法，你想天王還是聽賴將軍的話，還是聽安王福王的話呢？不過，你放心，大家不要性急，自己人事情總沒有什麼不好辦的，最多不過是花幾個錢。再見再見。

李秀成　再見。

李世賢　再見。

成天豫下，李秀成送出門外。

李母上，宋妃抱着世子隨上。侍女數人陪侍。李秀成送客回來，見着李母，並不說話。

李　母　怎麼樣啦？

李秀成　哼。（在房裏走來走去）

李　母　聽說舅爺被抓去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隱隱聞炮聲，李秀成站住諦聽。

李　母　啊，妖兵又在攻城了。

李世賢　因爲有許多關人運米出城，被大哥截住了，他們懷恨在心，可巧今天陳得風來了一封信勸大哥投降，說跟永祺有關，莫仕葵就想乘機報復，他自然沒有權對大哥怎麼樣，就把永祺抓了去。

李　母　現在怎麼辦呢？

李世賢　他們說要用十萬銀子才能保他出來。

李　母　十萬銀子！那個要？

李世賢　還不是莫仕葵那些人要。

李秀成　我從來沒有行過賄賂。

朱　妃　可是現在的世界很難說，如今是鬼王世界，我們不是要行賄賂，不過，要想法子送鬼。我兄弟永祺三房人家只有這一條根，如果是打仗打死了，還說是爲國盡忠，如今寃裏寃枉被人抓了去，倘若有個三長兩短，那怎麼辦？我要是不救，又怎麼對得起我的父母？我看總要想法子才好。（揩眼淚）

李世賢　大嫂儘管放心，我們一定想法子把永祺保出來。

李　母　你大哥看了壞一點的人就當仇人一樣，不過，有的時候，沒有法子，也不能不敷衍一下。

李秀成：不過，有的時候，簡直敷衍不下去。

賴文洪：現在事情已經很緊急了，當着太君也在這裏，文洪以爲要把貴肩保出來，是很容易的，用幾個錢敷衍一下，也不要緊。不過，敵人的進攻，越來越緊，國家的命脈，危在旦夕，能夠撐持這個局面的，可以說是只有忠王一個人，而朝裏當權的幾位王爺，始終跟忠王作對，忠王的地位越來越難處，有許多事情叫我們這些做部下的，憤激得眞想自殺。我們以爲如果在這個時候不拿定主意，一定是不堪設想。不過部下始終是部下，有話也不敢多講。

李　母：你有什麽話，說好了，大家都知道你的忠心，說錯了，也不怪你。

賴文洪：以文洪的愚見，現在有三個辦法。這三個辦法說出來，或許要殺頭，可是我實在憤激得很，殺頭也要說。

李秀成：好，說你第一個辦法吧。

賴文洪：第一，他們姓洪的，既是存心要破壞太平天國，王爺一個人也撐持不了

，我看不如乾乾脆脆投降就完了。

李秀成　投降？

李　母　（對秀成）你說怎麼樣？

李秀成　一個人的生死不要擺在心上，成、敗、利、害，不要看得太重，天地間的正義，總要有人撐持。就算是有一些大官、大紳士、大闊老不愛國，千千萬萬的兵士，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不是都爲了國家，拚他們自己的性命嗎？我們要是投降，又怎麼對得住他們？難道說，我們到敵人那邊去做大官，翻過來打自己的弟兄，把辛辛苦苦跟着我們的那些弟兄推到火坑裏去嗎？

李　母　對。（對賴文洪）你說你那第二個辦法。

賴文洪　第一個辦法自然是不能行，旣是不能投降，就不妨離開這個地方，另外到江西也好，廣東也好，另外建立一個國家。王爺這樣做，一定能號召起來。

李秀成　太平天國因為內部分裂，才弄到現在這步田地，我不忍心從我這裏再來分裂一次，成，不必說，敗，也要敗得光榮。

李母　唔。（對賴文洪）還有你那第三個辦法呢？

賴文洪　現在看起來，忠王跟他們是合不了一塊的，天王又不明白，同歸於盡，也沒有什麼意思，倒不如學翼王石達開那樣走開去，自己另圖生路，卻還是對天王盡忠，就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

李秀成　如今不是什麼合則留，不合則去，如今是要把担子拿起來放在自己肩頭上，担起來苦幹的時候，你這三個辦法我都不取。

李母　你的意思怎麼樣？

李秀成　現在沒有什麼話可說，只有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是以死報國的了。中國人大家的仇敵正在要致我們的死命，小小的恩怨，早已不在我的心上。

李母　唉，這才真是我的兒子！

（賴文洪十分慚愧的樣子跪倒在地。）

賴文洪　文洪生性愚蠢，見識淺薄，剛才承太君跟王爺的指示，好像撥開雲霧見了青天一樣，眞是慚愧得無地自容。如今懇求王爺憐憫我一片愚忠，文洪只有一死報答王爺，報答國家。

（賴文洪拔出劍來想自殺，大家驚慌，李秀成急忙制止他。）

李秀成　文洪，你這算什麼？要死死在陣上去！你有力量自殺，就沒有力量去殺敵人嗎？你太沒有志氣。去，敵人在開地道，我已經叫守城的兵從城裏開條地道反攻出去，你去督隊吧。

賴文洪　是。遵命。（拜一拜站起來，含淚走出。）

李秀成　唉！（長嘆）

李　母　哎，他倒是一個忠心的。

李世賢　奸臣當道，許多忠心的將官都憤激得要死，不是大哥極力維持，早就變

了。可是他們還在拚命跟大哥作對。

李　母　啊，對了，你應當去看看永祺到底怎麼樣了。

李世賢　是。我還是去問問豫王。

李世賢預備要走，李秀成望他一眼，他又停住，稍微等一等。看見李秀成沒有說什麽，就走了出去。

李　母　秀成，你看這個城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李秀成　只看糧食怎麼樣，我派陸順德運米，多少總可以運一些來，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就不管他皇親國戚的家裏也好，我要去搜他們的米。

侍衛上

侍　衛　來王陸順德陸將軍回來了。

大家歡喜

李秀成　啊，母親，他回來了！（對侍衛）快快叫他到這裏來！

侍衛　是。（下）

李秀成　只要有了米，兵士們不會捱餓，這城就一定守得住。（高興極了，從宋妃手中把小孩逗着抱了過來。）

陸順德上。服裝很不整齊，滿身泥濘，頭髮披散，顏色異常沮喪，一走進來，大家嚇了一跳。

陸順德　王爺！（很沉痛的聲音叫了一聲，跪倒在地）

李秀成看見這種情形，不知不覺把小孩遞給宋妃，臉上肌肉全部凝固起來，走到陸順德面前，場上的人都注視在陸順德身上。

李秀成　（用低而沉的聲音）順德，你怎麼樣了？

陸順德　順德罪該萬死。

李秀成　怎麼？（攙陸順德起來）你起來。

陸順德　好容易運了將近八千石米，走到路上，遇見了很多的潰兵。

李秀成　潰兵？

陸順德　也有潰兵，也有難民，也有像土匪的，合起來只是一羣餓鬼，他們見米就搶，搶了生的就吃，當時也殺了幾個，想鎮一鎮風，誰知越來越多，就把所有的米搶光了。啊，太君，王娘，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李秀成　完全搶光了嗎？

陸順德　一石米都沒有運到。這只怪順德太無用了，早應該料到這種情形，多預備一點兵。不過，當時恐怕兵太多了，一路上又要多吃一些米。順德實在是沒有面目再見王爺，求王爺把順德明正典刑吧。

李秀成　這不能怪你，不過照你這麼說，蘇州嘉興一帶都很緊急。

陸順德　是的，李鴻章借了洋兵正在猛攻蘇州。

李秀成　我想譚紹洸總守得住。

陸順德　只怕新封了王的幾個部下，不聽他的指揮。

李秀成　沒有多久的時候，封了九十幾個王，連一個守火藥庫的都不聽號令。這

記得你跟紹洸在杭州說的話，當時我也明白，但是，無可如何，想不到今天……順德，國家到了這個時候，不是一兩個人所能挽回的，我們大家只要有最後的一口氣，決不能看着太平天國倒了下去。我如今絲毫沒有顧慮了，順德，你不要怕，你跟我帶了兵，到那些皇親國戚闊人家裏，挨家挨戶去查他們的存米，拿出來讓守城的兵士吃一兩頓飽飯，我們就可以把曾國荃的妖兵打退，你趕快照我說的話去做吧。

陸順德　是。（行禮下）

隱隱聽見炮聲和羣衆呼號的聲音。

李　母　秀成，你過來。

李秀成　母親。

李　母　我看事情已經很緊急了，你趕快要拿定主意。

李秀成　是，母親，兒子的主意早拿定了。

李母　媳婦，你過來。

宋妃　是。

李母　你預備好了沒有？

宋妃　什麼？婆婆。

李母　我要你預備的東西。

宋妃　（嗚咽不成聲）都……預備好了。

李母　你怎麼預備的？

宋妃　繩子跟砒霜。……

李母　不要哭！「天塌壓衆人」，到了這種時候，心最要放得定，萬一有甚麼事，無論怎麼樣我們不受妖兵的糟踏。

宋妃　是。

李秀成　母親，無論怎麼樣，兒子要把妖兵打退，母親儘管放心，不過兒子身爲

大將，讓國家弄到了這步田地，實在是不忠。母親年紀大了，跟了兒子這多年，沒有享過一天福，隨時都是担驚受怕，奔波勞碌，到如今還陷在這砲火連天，朝不保夕的危城當中，兒子眞是不孝。（說罷跪倒在母親膝前）

李　母　我們不過是平民百姓，你父親也不過是一個鄉下的教書先生，我們到了如今這樣，還要甚麼？我們因爲太享福了，天不保佑。起來，你不是小孩子了，你的身子已經給了太平天國，我的事不要你管，你有你的事，去罷！

李秀成　是，兒子就去巡城去了。（站起來泉濟宋妃）母親面前盡孝全靠你。

宋　妃　是，王爺儘管放心。（對秀成凝視，忍着眼淚低下頭去，小孩子在懷裏哭起來。）

李秀成　來！（外面侍衛齊聲同應）備馬！（他取劍佩帶）

外　聲　喳。

白髮侍衛田順急上

田　順　啓稟王爺，百姓們求見。

李母　我看叫幾個爲首的到這裏來，好不好？

李秀成　也好。（對侍衛）去叫幾個爲首的到這裏來吧。

田順　喳。（下）

李母　（對朱妃）我們到裏頭去罷。

朱妃　是。

李母，朱妃，侍女下

民衆代表四五人上，向李秀成下拜致敬。

李秀成　（溫和）各位起來，不要太多禮。

民甲　小民們特來跟王爺請安。

李秀成　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民甲　不瞞王爺說，亂得很。有許多事辦理不善，也是有的，可是百姓們也太不原諒。大家只盼望忠王回京，好容易跟黑夜裏盼到太陽一樣，忠王回京來

了，人心是安定得多。可是如今又聽得忠王又要出京，因此小民們特地來懇求你老人家，萬萬不要離開我們這些可憐的百姓，因爲再沒有人能夠像你老人家這樣愛護百姓，百姓們實在太苦了。

李秀成　你們不要聽信謠言，放心吧，我決不會離開京城。

衆　民　啊，那就好極了！你老人家是百姓們的福星。

李秀成　軍事緊急的時候，大家最好不要慌亂。天王命我守城，一定要盡力把妖兵打退，才對得住天王，對得住百姓，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可是，百姓不幫忙，這仗是不能打的，所以，第一，你們要聽我的號令。

民　甲　王爺說什麼就什麼，百姓們決不敢，也不忍絲毫的違抗。

李秀成　如今城裏米粮不夠，要想減少些人，也好多勻出一點米來給兵士們吃，所以，年紀大的，女人，小孩子，凡屬不能打仗的，都要放出城去，尤其小孩子，是我們將來的命脈，一個都不能留在城裏。

民甲　不過有很多的百姓，他們都不想離開忠王，要跟忠王一同守城。

李秀成　先讓女人小孩子趕快退出去，還有，我要你們大家查私米，這件事情非常要緊，這個時候，米應當分勻了大家吃，要捱餓大家捱餓。

民甲　查私米，如今遲了？早要是想法子，城裏那裏會沒有米？不過如今是遲了！

（李世賢很慌忙的走上，正想說話，看見民衆，就停住了嘴。）

衆民　啊，侍王。

李世賢　各位，我有緊急軍情要報告王爺，請你們各位外邊等一等吧。

衆民　是。（急忙行禮退下）

李秀成　怎麼？

李世賢　永祺倒沒有什麼。有個最不好的消息，蘇州失陷，譚紹洸殉節了。

李秀成　怎麼失陷的？

李世賢　最可恨的是城池並不是被李鴻章打開的，郜永寬，汪安鈞，周文嘉他們這班東西私自投降，殺死譚紹洸，就把城獻給了李鴻章。

李秀成　（悲憤極了，半晌無語。）……我早想到會有今天！……世賢，現在恐怕除了死守京城，沒有另外的辦法了。

塲上暫時沉默。李秀成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來走去。忽然聽見遠遠的一聲砲響，接着有房屋坍塌的聲音，和軍衆驚叫的聲音。

李母，宋妃，和許多侍女倉皇走出，都很驚駭的樣子，但李秀成鎮靜如常。

白髮侍衛田順上來報。

田　順　有一個砲彈落在王府後面。

李秀成　啊。（微微點點頭）

田順下

李　母　（問秀成）你佈置好了沒有？

李秀成　軍事的佈置，早已經妥當了。只有調度糧食跟安頓百姓兩件事，因為種種的牽掣，至今還沒有辦妥。

李　母　如今只怕來不及了。

李世賢　來不及了。

李秀成　總還要極力想法子。

李世賢　恐怕法子很少。

李秀成　有主張拿不出來，有辦法又行不通；耿耿忠心，被人猜忌，深謀遠慮，付之流水；自古以來，多少英雄豪傑，忠臣義士，就是這樣斷送了一生，這是天下最傷心的事。世賢，你去叫家裏人把倉庫打開，只要能夠變賣的，通通變賣，只要能夠吃的，那怕是一碗米，一斤麵，當着老百姓的面，一絲不要留，全部拿出去，分給兵士們。去吧！

李世賢　是。（下）

李秀成　從明天起，我們一家人都只能用甜露來充飢了。母親，今天晚上，我要去跟敵人決一死戰，不打勝仗，不再回來。不過，還是要請母親多多保重，萬一到了危急的時候，世賢可以護送出城。

李世賢上

李　母　這些不要你躭心，我自己知道。

李秀成　（對世賢）好兄弟，你保護老太君。

李世賢　大哥放心，兄弟自然有安頓。

李秀成　（對宋妃）「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不能顧你了。孝順母親，你是懂得的，你要替我盡孝。（指幽懷中的兒子）這一條命根，你保得住就保住他；萬一保不住，你就殺了他，萬不能讓他被敵人擄了去。

宋　妃　是，知道。

李秀成　好了，母親，兒子很有把握，到明天早上，您等着聽勝利的好消息吧。

李　母　好，你快去吧。

此時忽然聽見鐘鼓齊鳴，雜着爆炸聲衆慘叫聲，全場驚異。

李世賢　這是怎麼回事？

白髮侍衛田順上

田　順　王爺，火藥庫起火，已經差不多燒完了！

李秀成　啊，這還了得！……世賢，我們趕快去！

李秀成李世賢正要走，成天豫慌慌張張的走進來。急向李秀成。

成天豫　忠王，不好了！

李秀成　啊？

成天豫　天王服毒自盡，崩駕了！

全場如聞晴天霹靂，都呆住了。

成天豫　天王有遺詔，交給娘娘，要把國事託付李秀成，如今娘娘跟幼主在宮裏

哭得天翻地覆，等你快去！

成天豫從袖內取出一封手書交秀成，秀成接過跪下展開，含着眼淚草草一看。

李世賢　那許多王爺那裏去了？！

成天豫　他們各自逃命去了。

李世賢　好奸臣！（嘆）——！

秀成急忙收起詔書大步奔下，成天豫同下，全場人都一同呆望着，炮聲鐘鼓聲越響越可怕。

——幕——

第五編

第一場

登場人物

李世賢
李母
陸順德
米妃
田順
李秀成
鄉民甲
鄉民乙
鄉民丙

鄉婦
陶二狗
蕭爭泗
潰兵若干人
難民若干人
潰兵若干人

時：南京失陷的時候。

地：江寧方山

景：舞台分三層，第一層，台口佈置矮樹。第二層作爲半山的小路。第三處爲一座廟宇，廟宇旁邊是山谷，那裏有大樹一章。時季在夏天，兩旁樹木很密茂的遮蔭着。將近天亮的時候，雷聲隱隱，電光閃爍，却沒有雨。

寂寥，場上一個人都沒有，遠處隱隱有槍炮聲和山中宿鳥驚飛，一隻貓頭鷹在大樹上悲鳴着，遠遠隱隱有女人淒厲的聲音在喊着「救命」，旋即寂然。

李世賢滿身泥污出來，一隻手提了一口腰刀，一隻手攙扶着李母，從台右走出，由第一層走到第二層的小路中。李母又是氣喘，又是咳嗽，他們走兩步歇一歇，回頭看一看。李母疲乏得要倒下去，李世賢極力扶持着，讓她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並且說些話來安慰她。

李世賢　伯母，這下好了，這下不要緊了，好容易衝出了重圍，到了這個地方，很清靜的地方，這就不要緊了。

李母　啊，實在太熱了，半夜裏還這樣熱。

李世賢　也太累了，趕了一夜的路，坐下來歇一會，就會涼快一點。這天氣也怪得很，一點風也沒有。（取下頭巾當扇子，替李母扇扇）啊，趕快下雨吧，讓我們也好喝一口清涼的水，今天才曉得，口渴比肚子餓還要難過。

李　母　以前在廣西的時候，山清水秀，我們自己挑水，自己種田，吃也吃得多，走也走得快。這十年來總算享福，倒反而弄得吃也吃不下，走也走不動，早曉得今天還要這樣逃難，倒不如住在鄉下不出來。

李世賢　倘若不是滿洲的妖官妖兵跟那些土豪惡霸逼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也不會在金田起義，這本來是拚生死的事。

李　母　是的，這是拚命的事，如今也正是拚命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去打仗？你爲什麼不去跟敵人拚命？一直跟着我做什麼？

李世賢　大哥帶着全部兵馬去打仗去了，留着我來伺候你老人家。

李　母　我幾時說要你們伺候？

李世賢　這是大哥的一片孝心。

李　母　你大哥就胡鬧，一定要把你留在我面前，我不願離開忠王府，你們一定逼我離開，我不願出城，你們一定逼我出城。

李世賢　到了不能不退的時候，自然沒有辦法。

李　母　就是要保家眷，也不能爲了一個老太婆派一個大將。

李世賢　只要是一個好兒子，都會要保護他的母親。

李　母　大事已經完了，痛痛快快死了倒好。如今跟耗子似的東藏西躲，半夜三更跑到這深山裏來，連一口水都不能到口，我這樣死了，也顯不得你們的孝心。

李世賢　就算天京破了，大哥也一定還有辦法，只要忍耐過這個時候，就可以跟大哥見面，請你老人家安心。

李　母　是的，我不能忍耐。

李世賢　不，我不是說你老人家不能忍耐。

李　母　是的，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要你離開我，你走，趕快走！

李世賢　伯母，我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離開你老人家？

李　母　你是個將官，不應該爲了一個老太婆離開你的隊伍，你趕快去，找着你的兵，打仗去。

李世賢　啊，伯母，我怎麽能夠離開您？三更半夜的時候，在這樣荒涼的地方，土匪，潰兵，毒蛇，豺狼，虎豹，隨時都可以出來傷人，在這個時候，我怎麽能夠離開你老人家？我怎麽忍心把你老人家一個人留在這個地方？我將來怎麽能夠跟大哥見面？您放心吧，天已經快亮了，我背着您慢慢的走過山去，找一個農夫的家裏，等你老人家安頓好了，我馬上就去幫大哥打仗，您放心，一兩天決誤不了事的。

李　母　（站起來四面望一望，兩手抱着自己的胸口。）是的，在這個時候，你不能離開我。

李世賢　我背您過山去吧。

李　母　慢着，我口裏頭乾得跟火燒一樣，你到山下去，看有水沒有？弄點上來，救救眼前吧。

李世賢　啊，是，不過山下也不一定有水。

李　母　隨便什麼水都好。

李世賢　就算是有水，又沒有甌，又沒有碗，怎麼拿得上來？

李　母　你不會把你的衣裳脫下來？把衣裳浸在水裏，絞一點水出來給我吃幾口就夠了。

李世賢　是，那我就去。（說完向四周望一望，正預備下去，被李母喊住。）

李　母　等一等。

李世賢　是。（走回來）

李　母　你扶我到那上面去看一看。

李世賢　爲什麼？

李　母　我要到那廟門前去看看。

李世賢　太費力了，就在這裏吧。

李　母　不，還是那邊安穩一點。（起身就走，李世賢馬上去扶着，她一面走一面講話。）我想要是站在那高的地方，一定可以看得見天京。

李世賢　只怕太遠了。天亮的時候，也許可以看見那邊的樹木。

李　母　不過我的眼睛，不單是看得見天京，我還看得見我們的家鄉。

李世賢　那就更遠了。我自從出來以後，就連想都沒有想起。

李　母　唉。（她長歎一聲，喘着氣，停一停。）

李世賢　你老人家就在這裏歇歇能。

李　母　不，只有幾步了，我要上去看看。（再走上幾步，將近到廟門前的地方。）天京在那一個方向？

李世賢　等我來看看。（看一看，用手向右方一指。）啊，對了，那裏就是天京。

李　母　啊，那裏就是天京。

李世賢　是的。

李　母　那就是我們住過將近十年的地方！

李世賢　如今是離開了。

李　母　怎麼那裏格外明亮？是起了大火吧？

李世賢　妖兵進城，一定是燒殺得很利害。

李　母　（不勝悲痛的樣子，半晌無言。）那裏是西南方？

李世賢　（指着廟的左邊）那邊就是西南方。

李母走向廟左，李世賢趕緊去止住她。

李世賢　伯母小心，這下面深得很，聽說有很多人從這裏掉下去，就再也救不上來。

李　母　（毫不理睬李世賢）你看，那個一堆雲的地方，不就是廣西嗎？

李世賢　是的，照這個方向一直走，可以到廣西。

李　母　（沉默了一會）好吧，我在這裏歇一歇，你去找水去罷。

李世賢 （遲疑的樣子）啊，是。

李　母 （在廟門口的石磴上坐下來）快去，我快要渴死了。我看，既是有廟，一定有水。

李世賢 （忽然在廟門口的牆根底下見到一個破竹筒）啊，好了，連盛水的東西也有了，洗洗乾淨更好用，在這個時候，眞是比金杯玉盞還要值錢。（走過去拾起竹筒）

李　母 啊，好極了，快去罷。

李世賢隨聲向山下走，還沒有走到第二層，回頭一看，見李母已站了起來。

李世賢 伯母，您不要走動。

李　母 世賢，你要是還能見得到你哥哥，你就叫他安心打仗，他的母親早已是老廢物了，只能給你們累贅，不要記在心上。

李世賢 伯母，怎麽啦？（回頭跑上去）

李世賢回頭跑上去的時候，李母縱身向廟旁深岩一跳，李世賢想拉住她，已經來不及，往下

一看，知道已經不能救了，瘋狂似的驚叫起來。

李世賢　啊，天啦。（他哭倒下去）

這時候宿鳥驚飛，四處犬聲相繼而吠。

陸順德很疲倦的樣子，拖着一把大刀走上來，聽見李世賢的哭聲，遠遠一聽以爲是忠王。

陸順德　（驚喜的叫起來）王爺。

李世賢聽見人聲，提着刀跳起來，對陸順德注視。

李世賢　是那一個？

陸順德　侍王嗎？我，陸順德。

李世賢很快的跑下去，抱住陸順德，悲痛地叫着。

李世賢　陸將軍，我該死。

陸順德　怎麼？

李世賢　忠王叫我保護太君，太君怪我不去打仗，她投崖死了。

陸順德　太君眞是個女英雄，可是現在怎麼辦呢？

李世賢　（很激昂慷慨的樣子）現在沒有別的，只有趕快把敵人打退，成她老人家的志。可是，你知道忠王現在在什麼地方？

陸順德　我正在四處找呢。在城裏突圍的時候，大家就失散了。

李世賢　城裏有什麼消息沒有？

陸順德　地雷爆發，城牆炸崩以後，妖兵就像潮水一般的進了城，到處放火殺人，我們有一萬多兵被敵人圍住，他們因爲平常日子受了忠王的教訓，沒有一個人肯投降，有一部分都自刎死了，有一部分就自己放火，全燒死在營盤裏面。這眞是比田橫島上的五百人還要壯烈，你想，一萬五千人不肯投降，同時自殺，這在中國的史書上，是從來沒有的。

李世賢　陸將軍，看起來我們太無用了，我們散在外頭的隊伍總還有幾十萬，我就不相信不能復興太平天國，現在什麼話都不要多說了，我們趕快找到我們

的隊伍，跟敵人拚最後的生死去吧。

陸順德　好，我們先到山脚下，找着太君投崖的地方，疊上一堆土，做上一個標誌再去罷。

李世賢　好，我們快去。（說完唏噓流涕）

李世賢回頭望一望從台左下。陸順德把刀撐持着自己的身子，一拐一拐的隨下。

忽然間，聽見喊殺的聲音，和男女喊救命的聲音。

朱妃抱着世子踉蹌上場，白髮侍衛田順扶着她，朱妃簡直走不動了，田順十分着急。

田　順　王娘，這個地方停不得，就是受了傷，走不動，無論如何，也要趕緊爬過山去。您看，那邊遠處煙塵滾滾的又不知道是妖兵還是土匪殺來了。

這時從遠處傳來眾家喊殺的聲音。

朱　妃　好吧，走吧。

田　順　王娘，快點兒吧。

田順扶着宋妃匆匆忙忙從第一層走上第二層。正在他們走着的時候，喊殺聲越發近了。宋妃懷中的小孩子大哭起來。

宋　妃　孩子不要哭，兵來了，兵來了。

田　順　啊，王娘，快快藏起來。亂兵來了，亂兵來了。

宋妃和田順走過去伏在樹後的草叢裏。潰兵追着一羣男女難民過去，等亂兵過了，他們才從草叢爬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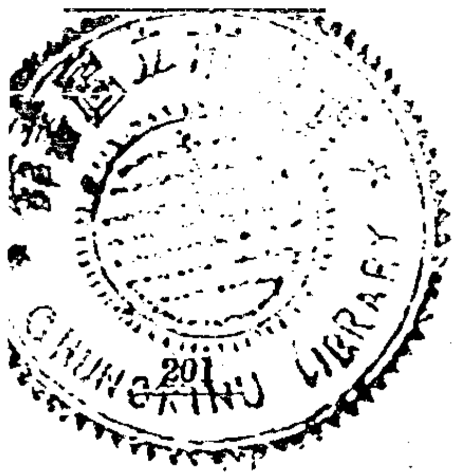
宋　妃　啊喲。（悲泣）

田　順　幸喜沒有被他們看見，王娘，趕緊走過山去。

宋　妃　啊，老田，我實在是走不動了。

田　順　那怎麼辦呢？如今天就快亮了，萬一……

宋　妃　我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動了，就是死，也只好死在這個地方。我死不要緊，（指着懷中的小孩子）不過，這是王爺的一點骨血，只要把妖兵打退，重見太



平，他父子還好見面。萬一不幸，太平天國敗了，這是李家一條根，將來還靠他報仇雪恨。如今我是毫無辦法，能夠托付的只有你，許多的侍衛，都不知道散到那裏去了，只有你還在我的面前，我把世子托付你，你抱他逃命去罷。

田順　王娘一個人在這裏怎麼辦？

宋妃　你不要管我，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

田順　我看還是……

宋妃　天京破了，王爺保護幼主出城，不曉得怎麼樣了？太君也不知道在那裏？一家人東逃西散，還那裏顧得了許多，你趕快抱着世子走罷，牽牽扯扯，一定是同歸於盡。（這時又聽見槍聲幾響和一陣喊叫聲）聽，那邊又來了！你要是救了世子，你是個義士，你要是不救世子，你就是個罪人。你不能看着王爺的骨肉，斷送在亂兵手裏，你不能看着王爺的後代，沒有撑持大事的人，世子

的生死，就在你手裏，我拜托你了（拜下去）

田　順　（急忙伏在地上）啊，王娘，折煞田順了。

宋妃把孩子舉起，田順毅然接過去。

宋　妃　去吧。（說了這一句就倒在地下，身上顫動，雖然沒有聲音，想見她在抽抽噎噎地暗泣）

田　順　田順遵王娘的命，我對天發誓，一定保着世子去找尋王爺，萬一不幸，就無論經過怎麼樣的艱難困苦，也要把世子撫養成人，王娘放心就是。不過王娘既是眞走不動，事情又這樣緊急，看起來實在是難於兩全。我從來不相信天地間會有這樣的事，會叫人自己把自己的心肝割成千片萬片！啊，王娘，您這樣又賢惠又明白，看得遠，想得透，拿得穩、決斷得快，就是男子也千個裏頭找不到一個。……

宋　妃　不要說了，去罷！

田　順　是，請王娘保重，爲國家保重，爲王爺保重，爲世子保重。不久天下太

來，母子團圓，一定很快。田順拜辭了！

田順抱着世子對宋妃叩了一個頭，站起來決然不顧而去。宋妃趕緊起來，一手支扶着大樹，望着他們的後影，欲哭無淚。天到了快要發亮的時候了，雷聲早已消逝，但還有閃電的光，照着她好似石像一般，許久不動。她的一絲微細的哭聲漸漸的增大，她那定住了的眼睛，也漸漸隨着她的頭垂下去。她再也不能見着她的愛子了！

李秀成在這個時候上場，前後望一望，忽然抬頭望見宋妃，他走上兩步，定睛一看，恰好電光一閃，看見果然不錯，趕忙走近前去，用沉重而低的聲音，叫了一聲。

李秀成　啊，怎麼你在這裏？

宋妃出其不意，大驚，退後兩步。她絕沒有想到這是真事。

宋　妃　啊！怎麼……（她定睛注視，滿身發抖。）

李秀成　（走上前扶住宋妃）是我，是我。

宋　妃　（目不轉睛的望着，哇的一聲哭出來，伏倒在李秀成的肩上。）

李秀成萬分慘痛的樣子，扶着宋妃在一個石磴上坐下。

李秀成　你怎麽樣了？怎麽一個人在這裏？母親呢？

宋　妃　……不知道。

李秀成　不知道？

宋　妃　分……散……了。

李秀成　（站起來望着天）啊　啊！小孩子呢？

宋　妃　啊，不曉得你會來，不曉得你會來，我萬想不到會是這樣，我萬想不到有這樣的事。

李秀成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你說。

宋　妃　在破城的時候，好容易逃奔出來，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就跟母親分散了。保護的侍衛們，有的被殺死，有的逃得不知去向，只剩了由順一個人，始終跟隨着，只向着人少的地方逃奔，不知不覺，來到這個山裏

娘，本想要走過山去，無奈我又飢又渴，身上又好幾處受了傷，無論怎麼樣，我也走不動了。先頭又看見潰兵土匪在山脚下追殺一羣難民，我怕小孩子被人傷害，我知道田順是忠心爲主的，我就把小孩子托付了田順，讓他抱着逃過山去。我想他能夠找到你，父子可以團聚，誰想到你又來到這裏，啊，天啦，太殘忍了！啊，我錯了！我去找他回來。

（朱妃一拐一跌往山脚下跑，李秀成連忙拉她回來。）

李秀成　回來，你怎麼啦？

朱　妃　我要去找他回來。

李秀成　蠢人，你到那裏去找？

朱　妃　我錯了，我不該放他走。

李秀成　你沒有錯，你放他走的好。

朱　妃　（哭泣）

李秀成　你把兒子交給田順帶去，非但沒有錯，那是很好。田順他還可以隱姓埋名，想法子把他養大，倘若你把兒子交給我，在這時候，添我一個累贅。我身旁又沒有一個兵，沒有一個將，幼主也在亂軍中衝散了。到如今我還不知道那一尺地那一寸土可以給我站住脚，我還能顧到我的兒子嗎？你讓他走了，對的，走得好。

宋　妃　怎麼，敗到這個樣子了嗎？

李秀成　我還想到江西一帶去，找到我們的隊伍，再圖大舉，就只怕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啊，打敗仗的滋味，今天我算是嘗到了，最傷心的是明明可以不敗，明明是有救的症候，而自家人偏要從四方八面把我推到死路上去。

宋　妃　天父天兄也再不保佑太平天國了。

李秀成　什麼天父天兄，那不過是欺人的話。

宋　妃　我們無望了！

李秀成　那也還不見得。

這時天色漸亮，隱隱聽見有喊叫的聲音。

宋　妃　啊，你快走吧，恐怕被人看見。

李秀成　好，我們快些一同走。

宋　妃　不，不能，我是走不動了，我只好死在這裏，不過，我不願意受那些妖兵的蹧踏，王爺，你要是當我是你的妻子，你就把你的刀給了我吧。

宋妃跪下去，伏倒在李秀成的膝前，昂起頭來，好像懇求的樣子。李秀成非常感動，沉思一會。這時喊叫聲漸漸自遠而近，李秀成下了最後的決心。

宋　妃　啊，快一些。成全我吧。

李秀成　……好。（這個字聲音很輕，用很大的力說出來。）

李秀成把刀拔出來交給宋妃，宋妃握住刀柄。

宋　妃　恩愛夫妻，來生再見罷。（自刎而死，秀成撫屍悲慟。）

李秀成　好，死得乾淨。（他悲痛到了極處，這句話用沉重的力量說出來。）

李秀成把刀插好，把宋妃的屍首撥放在樹後，匆忙的把草蓋起來。他好像有些疲乏的樣子，把手扶着頭，脚也有點搖擺。這時天已經亮了，聽見山下有人聲，他想找路過山，走到李母投岩的地方，發現了一塊衣服的碎片，他認得那是他母親的，他呆住了。此時已經有百姓從山下走上來，他一驚，匆匆跑進破廟中去。

鄉民甲乙二人上，手裏都拿著刀槍。

民甲　昨天又鬧了一晚，有很多人從我房子後面跑過，我又不敢起來看。

民乙　反正就是那麽一回事，不是潰兵，就是縣民，最好是關起門來，少管閒事。

鄉民丙上場

民丙　（走過來對甲乙一看）咦，你們兩個人也剃了頭！

民甲　你呢。

民丙　你看　南京也破了，太平天國快完事了，還留着頭髮不剃，那些妖兵一到，就會連你的頭一起剃下來。

民乙　你好大的胆？你還敢說妖兵。

民丙　哎呀，可了不得，說順了嘴，以後要說……

民乙　清兵。

民丙　對了，清兵。改口眞是難，就跟我們的頭髮一樣，剃了又留起來，留起來又剃了，事情變得太快了。

民甲　也太慘了，熱熱鬧鬧的天下，不曉得怎麽亂七八糟就完了。

民乙　太平王才進南京的時候，他們的事情，我們還有點明白，以後就只聽見封這個王，殺那個王，我們就糊塗了，他們也就完了。

民甲　這就叫「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一個鄉婦上，手裏拿着一張從牆上撕下來的告示。

鄉婦 （對民甲）喂喂喂，大哥，你來看，有人在我們牆上貼了一張紙，我把牠撕下來了，你看牠寫些什麼。

民甲 啊。（接過鄉婦手中的告示）老二，你來看看。

大家圍攏來看。

民乙 啊，這是告示。你看，（念告示）「懸賞」什麼「拿獲忠王李秀成」，啊，這是捉忠王的！好快呀，怎麼就貼到這裏來了！

民甲 趕快拿囘去貼起來，倘若被人知道你撕的，就要闖禍。

鄉婦 捉那個？

民甲 捉忠王李秀成。

鄉婦 忠王？忠王是好人，愛護百姓的，爲什麼要捉他？

民乙 大嫂子，這就叫「成則爲王，敗則爲寇。」

鄉婦 我不懂，我只曉得愛護百姓的好人，不應當捉，要我去貼告示捉好人！！

我不幹。

民甲　你不貼，人家會貼，你撕了就會闖禍，趕快去貼起，

鄉婦　我不貼。忠王是我們的恩人，我不貼這種告示。

民甲　你不貼，我揍你。

鄉婦　好，你揍你揍你揍，我就是不貼。

民乙　聽我講，聽我講，忠王他有兵有將，貼了告示也抓不着他。可是你撕了告示，人家就會抓你。

甲丙　照啊。

民乙　這又何苦呢，對不對？

陶二拘上

陶二　什麼事，你們在談論什麼事？

民乙　我們在地下檢了一張告示，說是懸賞捉拿忠王。

陶二　對啦，清兵已經來了，在那邊村裏搜呢。

民甲　我看忠王總不會到這些地方來吧？

陶二　我看忠王就在這個山上。

衆　啊！就在這個山上？

陶二　昨天晚上有人看見一個瘦瘦長長的人，披着頭髮走上山來，今天早上又有人在下面一個樹上檢着一根帶子，上頭嵌滿了珠寶，因此斷定一定有一個高貴的人在這個山上。

民甲　我們上山都很早，為什麼我們沒有看見？

衆　是啊。

陶二　你們到過廟裏沒有？或許這個人就藏在廟裏。

民丙　我們去看看去。

民甲　如果眞正看見有人，我們怎麼辦？我看還是不要去看好。

民　乙　如果有人，他早就走過山去了，他那裏還會藏在廟裏頭。我敢說這廟裏頭沒有人，不信，我們大家去看看。

大家一同走向廟門口，李秀成打開廟門，從裏面走出來。大家驚駭得向後退。

衆　啊，王爺。

李秀成　你們要怎麼樣？

民　甲　我們伺候王爺。

衆　我們大家伺候王爺。（一齊拜下去）

李秀成　你們各位請起來吧。

衆　是。（一齊起來）

民　甲　我們想不到王爺會在廟裏。不過，王爺，如今情形不大好，妖兵已經到了前面村裏，王爺要趕快想法子才好。

民　乙　王爺最好是趕快過山。

李秀成　你們可知道山那邊有沒有我們的隊伍？

民　乙　山後二十里，還有天國的人。

李秀成　好，煩你們帶路，馬上過山。

民　甲　可是，王爺你這樣子不能去。

陶二姦衆人不備溜走下山。

民　乙　對啦，最好是剃了頭髮。

民　丙　對對對，要趕快剃了頭髮讓人家認不出來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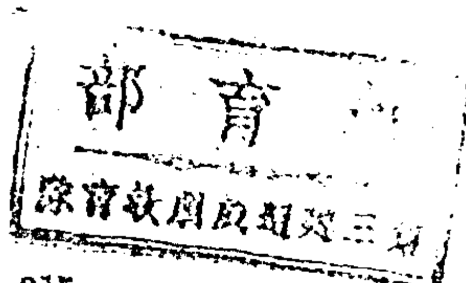
民　甲　我身上剛巧帶了一把剃刀。

鄉　婦　我來去弄水。

李秀成　用不着，我不剃頭，剃了頭我就不是忠王了。

鄉　婦　那就這樣吧，請王爺馬上到我們家裏去，躲到晚上再走。

鄉婦說這句話時，民甲向她瞪一瞪眼。



李秀成　大嫂，你們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不過這還不是妥善的辦法，老百姓家裏，耳目衆多，恐怕還容易被他們找到，不如讓我一個人自己走了，也免得連累你們。

民甲　（跪下去）王爺說那裏話來，王爺的恩我們受得多了，只望王爺平平安安我到自己的隊伍，並不怕什麼連累我們。不過，我們以爲王爺最好是剃了頭髮趕快過山。旣是王爺不肯剃頭，我這裏有塊包袱，請王爺把頭包起來，再換上我們的衣服，掩過人家一時耳目，再想法子。

李秀成　好罷。不過我異常的飢餓，快要走不動了，這裏還有一個金錠子，你們有什麼吃得的東西，賣點給我。（就石磴坐下）

鄉婦　王爺怎麼不早說？我們都是預備逃難的，身上都帶得有乾糧，如果王爺不嫌粗糙，都願意獻給王爺。（急從身上取出兩個麥餅跪獻忠王）

民乙　這一點點東西，還要王爺的錢，那眞是笑話。

民　甲　王爺要給錢，那也就看我們老百姓太不像人了。

大家都把身上帶着的乾糧拿出來獻給忠王。

李秀成　那裏話，老百姓實在太好，我們實在太慚愧，你們的乾糧也有限，承你們的厚意，我每個人都受一半，留一半給你們。

衆　不，我們要全獻給王爺。

李秀成　謝謝你們，我也只要吃飽了就行了。（拿起乾糧來吃着）

鄉　婦　可憐，王爺平常吃的都是珍饈美味，這樣的鄉下東西，那裏吃得下。

李秀成　哼，我這一向吃的都是甜露。

民　甲　怎麼王爺也吃甜露？

李秀成　連天王也吃甜露，何况我們。

衆　啊！

民　甲　這我們老百姓還說什麼。

民　乙　要是個個都像忠王，太平天國也不會弄到這步田地。

李秀成　這也難說。當初我們還不是跟你們大家一樣，那個不是種田燒炭，還有就是開礦的工人，因爲受不了貪官汚吏和惡霸土豪們的氣，才從金田起義，爲的是救國救民。老百姓離了家鄉，別了父母妻子，來歸順我們，那是因爲我們跟老百姓是一體，我們得的好處，就是老百姓的好處，所以，老百姓肯跟我們去拚命打仗，我們也就一帆風順，得了許多地方。想不到沒有多久，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吃的是珍饈美味，穿的是錦綉綾羅，住的是新造的大房子，一天一天就跟老百姓離開遠了，太平天國也就敗了！今天我看見你們待我這樣好，眞叫人格外的慚愧。

他很悲痛的樣子低下頭去，大家一齊低頭流淚。

這時陶二鬼鬼祟祟的從下一層的衙役頭爬出來望一望，又縮了回去。

民甲好像發覺了什麼似的，驚叫起來。

民甲　咦，陶二狗那小子剛才在這裏，幾時溜掉的？

民乙　眞的，我們都沒有留神。

民甲　我看這小子靠不住。

民丙　他忽然溜了，一定有鬼。

大家猜愕。

民甲　我看王爺趕緊過山吧。

李秀成趕緊站起來，鄉民中的一個人脫下了自己的衣裳要李秀成換上。這時兩邊樹林裏面有許多淸兵，有的托着槍，有的拿着刀，一個個的走出來。

李秀成　喂，有人來了，不要說話。你們都不要說話，讓我來對付他。

大家都面面相覷，嚇呆了的樣子，一語不發。

李秀成　你們不要害怕。啊，他們人來得多了，我一定走不了，我只有一件事拜托你們，剛才我看見那邊岩底下有一片衣裳，好像是我母親的，請你們找一

我，如果她是死在下面，請你們把她葬了，還有我的妻子，死在那棵樹下，也請你們把點土蓋一蓋，我這裏拜托你們。我一個人的生死，你們不要記在心上，太平天國復興的日子一定不遠。

正在這個時候，一聲槍響，蕭孚泗帶着許多清兵一湧而上。民衆往後退，李秀成看見蕭孚泗帶着兵來到了，故意大聲說話。

李秀成　好吧，你們假意殷勤，要拿我到妖頭那裏去請功嗎？

清兵一齊舉起槍來，對準李秀成。

蕭孚泗　李秀成，你的死期到了。

清兵四人走近李秀成，一擁上去，用刀背擊倒秀成，然後將他捉住，綁了起來。

蕭孚泗　帶着走！

蕭孚泗領着這一班清兵，一窩蜂似的把李秀成擁下山去。陶二狗也跟着下山。鄉民們不知不從的剎那起來，始終覺得[illegible]秀成被捉了去，人人十分憤激，呆呆的望着秀成的後影，

無可奈何的樣子。

（暗轉）（緊接第五場）

第二場

登場人物

蕭孚泗

太平天國降將數人

陳得風

李秀成

差官

清兵若干人

時：李秀成被捕後數日。

地：清營。

景：仍同第一場分三層。第一二層山林樹景除去，第三層看上去好像一個

院子，第三層廟宇改爲矮牆。台左仍是樹木，台右有門。

降將等分兩排在第一層站班，蕭孚泗帶四個清兵一個差官從第二層走出來站在當中，陳得風率領降將等參見。兩旁有清兵各一排監視。

陳得風　沐恩陳得風等叩見大人。

蕭孚泗　好好好，不必多禮。你們大家深明大義，歸順大清朝，大帥已經保奏你們，你們還可以留有用之身爲國家出力，將來封妻蔭子，就是做一個安順良民，也不枉人生一世。

陳得風　這都是大帥的恩典，大人的栽培。

陳得風說畢又叩頭，降將等隨叩。

蕭孚泗　起來起來。如今李秀成已經拿到了，大帥也想開恩，不將他正法，還要提拔他，重用他，不想他糊塗得很，始終執迷不悟，所以想叫你們同夥的人

，大家勸勸他。你們勸他的話都已預備好了沒有？

陳得風　都已經預備好了。

蕭夸泗　先把牠說一遍給我聽聽。

陳得風　是。（開始念他預備好了的詞句，他還帶着一點表情。）啊，忠王！

蕭夸泗　喂，不對。

陳得風　（呆住了）

蕭夸泗　你們如今是大清朝的臣子，怎麼能叫他忠王？

陳得風　是是是是。以沐恩的愚見，以爲在勸他的時候，不妨給他一點面子。

蕭夸泗　那頂多也不過稱他一聲先生。——好吧，這樣吧，你們就姑且叫他一聲李大人罷。不，不，頂多只能叫先生。

陳得風　是。

蕭夸泗　好，你們說下去。

陳得風　是。(繼續念)——啊，李先生，常言道得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命歸大清，所以大清的江山，就好像鐵桶一般，千秋萬世，越來越堅固。以前，我們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弄得天下大亂，自取滅亡，十五年來，天下的百姓太苦了，我們大家也弄得一敗塗地。如今，還有好幾萬兵被圍在江浙一帶，此外還有許多潰兵散勇，在各處燒殺擄搶，弄得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有家也不能回去，無衣無食，看看就要一同餓死。(帶點哭聲)我們忍心嗎？常言道得好：「解鈴還是繫鈴人」，如今只要你歸順大清，去安撫那些潰兵，那就不單是百姓們感激你的好處，就是那些被圍的兵也有生路，不致於全被剿滅。立了功勞，大帥一定保你，做大官，享清福。常言道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正是我們應當醒悟的時候，這眞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常言道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拿得起，放得下，望你爲了以前從了太平天國的那些苦人，爲了天下的苦百姓，趕快棄暗投明，順從天命才是。(他欲

背書似的一氣說完。）

蕭孚泗　說得很好，不過「常言道得好」太多一點。

陳得風　是是是是，可以減少。

蕭孚泗　你們大家還要幫幫腔。

衆降將　是。

蕭孚泗　比方說：陳得風說到激昂慷慨的地方，你們就應當挺起胸脯，非常感動的樣子。

衆降將　是。

蕭孚泗　他說到悲慘的地方，你們就應當低下頭去，很難過的樣子，甚至於擦擦眼淚。

衆降將　是。

蕭孚泗　好，你們大家預備好，回頭我把李秀成帶了出來，你們就好好的勸他。

衆降將　是。

蕭孚泗　來！把李秀成去帶來。

差　官　是。（下）

蕭孚泗　好罷，把你們的話再想一遍，不要把前後說顛倒了。

衆降將　是。

清兵一人，從門內搬一張椅子出來，放在台的右方，給蕭孚泗坐下。陳得風走向那些降將面前，和他們一個一個作商量的模樣。

差官帶兵押李秀成上。他並沒有上刑具，緩緩的一步一步走出來，走到台的當中站住，他的身體又正又直，他眉宇間含着很深重的悲憤，因此他的態度，比過去格外顯得莊嚴，他站着不動，一句話也不說，他的眼睛裏就好像看着場上一個人也沒有。

陳得風等一看見他，都不好怎麼樣，好像有什麼攝住了他們的魂魄一樣，渾身發抖，預備好了的話，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蕭孚泗看見這種光景，頗為焦急，於是，他先開口講話。

蕭孚泗　李秀成，下面站的都是你們自己人，你總該認識吧？他們想見見你，還有話想跟你談談，大帥開恩，讓你跟他們見一面，你要是有良心的，總應當知道感激。！　陳得風，你們不是說有話跟李秀成說的嗎？……啊？……

陳得風　……

蕭孚泗　怎麽？你們不是說有很多的話嗎？為什麽不說？……再要不說，就恐怕沒有時候說了。

陳得風　……

蕭孚泗　你們大家呢？

衆降將　……

蕭孚泗　這是怎麽回事？……李秀成，我來對你說罷，想你反叛朝廷，殘害百姓，如今被捕了，也是你惡貫滿盈，本就應當把你就地正法，凌遲處死。大

帥念你是一員勇將，所以法外施仁，想要免你一死，你們的夥伴們，也想勸你棄暗投明。以前，你們害了國家，害了百姓，從今以後，盼望你為國家為百姓多做一點事情，將功贖罪。如今，富貴榮華在你的眼前，死也在你的眼前，留芳百世也在你，遺臭萬年也在你，你要仔細的想想。——陳得風，你們是不是這個意思？

陳得風：……是。（用盡生平的力量，說出一個「是」字。）

蕭孚泗　李秀成，你總應當醒悟了吧？

李秀成　（他好似牧師宣讀聖經，又好比預言家一樣，說出一段話來。）——投降是最可恥的事，投降的是最可恥的人；有志氣，有德行，有骨頭，有良心的漢子，是決不會在敵人面前投降的。天京破了，我們的事業沒有敗。開路的不當吃盡苦中的苦，成功的是我們的後人。看吧，不出五十年，我們的兒孫輩，就會舉起大紅旗，打進北京城去，趕走那些妖魔！你們是班什麼東西？一個個昏了頭

，瞎了眼，死了心，掉了魂，無廉下恥、蛆一般的傢伙，也配站在我面前說話嗎？滾蛋！

衆降將　忠王！（痛哭流涕跪倒下去。）

蕭孚泗大驚失色

蕭孚泗　喂！

蕭孚泗喂了一聲，就把頭向上一抬，下巴往上一翹，兩旁的衛兵會意，隨的一聲把刀抽了出來，舉起對着降將，就要砍下去的樣子。看守李秀成的兵也急忙把手銬套住秀成，押着他走。

（暗轉）　（緊接第三場）

第三場

登場人物

監斬官

親隨

兩劊子手

四差役

四清兵

李秀成

時：隔前場一天。

地：南京的某衙門。

景：後面是布幕，台中一張公案，光線很暗，公案上點了一支蠟燭。

開場，聽見號聲鼓聲，表示正是五更天明的時候。監斬官在公案上翻開冊子點名。李秀成盤腿坐地上，兩個劊子手在下面把李秀成上綁。監斬官拿筆在冊子上一點，親隨就在後面喊着李秀成的名字，秀成不答。劊子手端着三杯酒，拿三個包子，讓李秀成吃，秀成不理，劊子手把包子向秀成的嘴裏塞塞，把酒也送到他唇邊，做做樣子，立即撤去。

劊子手　李秀成，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下一世收心做好人。

劊子手一面說一面替李秀成插上一根標子，兩邊一架，把李秀成架着站了起來。同時，親隨拿一件紅斗篷替監斬官披上，再戴上一頂紅風帽。監斬官離案，正是劊子手架起李秀成的時候。

（暗轉）　（緊接第四場）

第四場

登場人物

清兵二十人

百姓若干人

劊子手二人

轎夫二人

李秀成

白髮侍衛田順

時：緊接前場。

地：城外刑場。

景：仍同第一場分三層，第一層第二層和第一場相同，台中加一根旗桿，

第三層改爲城牆，台左是樹木，台右的門，改成一個城牆的缺口。

在暗轉中，景與人同時移動。一排清兵從台右上場，站在第一層，背向觀衆。另一排清兵從台左向台右上場，站在第二層，面向觀衆。百姓們由台右上場，站在第三層。

四個清兵兩個劊子手押着一頂兜子轎，抬着李秀成，從台右上場，從兩排兵的當中穿過。一個低音的號聲，單調地連續吹着，轎子緩緩地由台左下場。

轎子下場後，全場人的頭齊向台左伸着，瞪着眼睛望住，那邊是行刑的地方，緊張的場面，快要到頂點了。

忽然聽得起鼓，接着一聲炮聲，一聲吆喝，場上的百姓們都捏緊拳頭望着，有的叫了一聲，仆倒下去。

這時候，號聲忽然改吹高音，兩個劊子手快步跑上場，跑到旗桿下面，只看見繩子往上一拉，一個人頭就掛在旗桿上。百姓們抬頭一望，歡躍的一聲吆喝。

（息燈暫轉）

風雨雷電大作，燈光再明時，全場均暗，只有台前一部份光亮，人都散了，只見白髮侍衛田順改了農夫裝，獨自一人抱着秀成世子倉皇逃走，走到台前的中間，回頭看一看，見後面無人，站住，喘一口氣，兩手舉起那小孩子，用沉痛而雄健的聲音叫出來：

田　順　報仇的快快長大吧！

——熄燈幕下——

（全劇完）



忠王李秀成

著作人：歐陽予倩　發行人：陳劭先

實價國幣三元五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

桂林　百岩山　建設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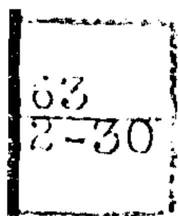
桂林　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發行

民國三十年十月發行

文303（125）甲閩P

1010（1—3000）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一〇〇號



五角